

10

241.0/地 250.175

38.1

10



寧都縣志

雲都縣志卷十四上

藝文志

記

唐虔州雲都縣福田寺三門記 唐楊知新邑人

夫立有為之績即無為也始於毫髮旋彙成大成大疑當作大成

因從性起入法空海蕩蕩而稱焉莫當作莫曰攜梵刹貯

像生敬巍巍如星中月發輝晦恡或當作晦恡或當作晦恡且教

西騰且教當作且教出鎮中國自姬垂代迄今聖朝頗變星紀經

歷戡滌瑕緇更彌取銀清流當作清流瑕緇更彌取銀彌

也其當作者默奉禁儀如農夫之望歲暨乎我上踐極鴻

雲都縣志 卷之十四上 藝文 一 記

颺西化天下熾焉且福田寺者梁天鑒鑒當作鑒年中之建號

比雖暫墜前蹤今進后跡有洛山離塵禪大師之門人性

常早傳師印致遠深盲目睹葦殼當是葦殼按禮斗威儀

說淮南子天如雞卵所毀昇浮榮當作昇浮榮斗藪塵機得獲三

昧寒灰義縷不味馨羞善引三車昏徒盡悟發軔臺榭似

箭從弦悟即色而似脫一空達有作而無作於茲寺造長

廊三十餘間又建彌勒院未經重序謂不逾朱軒素壁周

迴奪目布邑沸騰布當作市艾稚咸訝闔寺僧徒與檀越話議

殿廊既成三門未立誰能為哉若弗斯人若弗猶言弗若本莊子荏

苒甲子同辭啓白師納來心頃刻之間千里早應車騎爭



至繒統上服異器名珍將投起阜遂俾市材礎擇良工日
驟其績可分二秋工人告畢我我然且門闢三道梵典彰
然劫終如來以禦邪褻今飾殊常有句師之新意簷綴珠
網籠鴈拱之聯飛瓦作翠鴛接清風之迅翼丹楹刻梅藻
暈閒扉地甃瑤璃四垂金鐸挂風箏而動韻稟律呂與天
籟之齊音鳴鐸瑤鏗響振非非之想數語參差不齊且用鐸重複均有誤且
德化遐分狀秋天之朗人思仰睟豈異大鑒之化行夙夜
纘揚聲走寔瀛之外數語亦參差有誤遂邑之信士句前有脫落迨乎前
績宵想歲更寒暑遷迭以上均有脫誤若弗繕錄湮沒其由今盡
庀畧使深於代厥有徒衆僧之佳號及一境檀郵師今咸

零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二

記

列姓字於虹梁之上知新學劣詞荒確乎不拔利之不利
俟時而進有命為文迺持筆書之將刻於石咸通壬午之
三年九月十有一日記南嶽李少鴻書并篆兼鐫前寺主
僧令從寺主僧從約上座僧德贇都維那僧惟貞都勾當
立碑僧惠圓

按是碑係行草書今存生佛寺中據李少鴻稱自書兼
鐫少鴻為唐代名人寫刻俱出其手不應錯悞至此記
中多有警語諒非作者之蕪漫可知其致舛之由殊不
可曉顧自唐咸通壬午至今將及千年摩榻者無慮京
垓數以石質之堅不能刻其一字且以舟行者遇大風

滄楚之輒息似為陽侯所賞識故估容奉為至寶而此
榻遂散播宇內矣今存其舊畧為訂其訛如右黃濬識

妙淨寺重修三門記

宋王 鴻邑人

物填則敝敝而不修則革其所以為物之始事填則廢廢
而不治則失其所以為事之紀妙淨寺權輿于梁寺三門
鼻創自唐桴采軒鴻帡幪豐隆材良工堅垂床于今罹克
刃而不摧危狂雷而始虧雄雄無支將頽為墟彼游適之
人殆無以隆瞻仰而起莊恪焉過其下者無不喑喑嗟惜
之居人劉贊謹篤善就事且曰吾俗雖貴費而於佛奉尤
勇顧茲宇之垂毀也疇不旦旦動念而欲繕治之蓋力有

零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三

記

所不給故憮然莫之舉也幸今邑有明大夫純慈愛民
政不苛撓春蠶秋農一繭穀不為吏所覬人既紆溢而用
不感奚為而不從寺門之役宜有所倡也肆與寺僧仲安
協謀同辭程功計費更募良淑聞者獲意而樂輸焉大率
材木甃石承覆堊瓦之池剝斷裂蝨腐杌梳之為委靡之
豐者一切完補裁選必稱自夏營工告休於冬巍然侔新
揭於清宮來者改觀過者勿歎經辰歷年於後又未可期
也是知物之興廢繫乎時事之修舉存乎人二者相須而
後有所成斯門也非斯時之偶斯人之首則為爨煤為朽
壤終移於泯泯爾尚何盈楹直植而復完於古創者哉贊

相與琢石請勒傳永故茂揚其事而書之尚來者觀而可
敬焉

雲山廟記

宋知縣周頌

雲旱禱也以名山能雲雨也縣因山以名山實邑之望山
固有神山尊神亦尊也龜山掩魯文士譏焉雲山以之名
邑有由哉邑自先漢距今千餘歲民日以庶業殷而俗淳
其亦雲山之力夫而有禱輒應山之神其有意也夫衆崗
環列孤峯中峙神所憑也不以象不以堂不以爵邑之古
民之質也郡嘉乃績妥靈以廟廟以山名之淳熙丁未太
守周公之志也粵五十有三年頌蒙恩試邑公之孫也邑

雲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四

記

人詒曰昔公勤民禮神而廟于山圯矣廟額僅存筆畫未
湮今子司斯邑纘戎祖考民之望也去年不雨宰嚴君祭
遣主簿鄒君槃禱於山六日雨乃出令願新廟者聽民趨
之昉採築而子實來乃祖其有靈將子畢斯邪頌質于君
曰信乃趨其役歲終而廟成摹舊扁重額之繼自今有禱
必應民不敢忘德具揚神庥白於郡謁於大君錫顯號以
振神之威靈有日矣凡費粟千鍾前宰緡百今續補其餘
則樸士孫嵩任不可不書故書周公諱必正未任時嘗夢
神謁乃屬意云嘉熙庚子三月朔儒林郎知雲都縣事周
頌撰邑人孫嵩書

南鄉峯嶺井塘廟碑記

元劉同普

天開地闢以來此山有焉倘無神仙居之則山高九仞何補於事嵩嶽降靈非闕乎天地之氣數必闕乎陰陽之盛衰也顛之古雩鄉曰豐樂地有二山曰祁曰祿祥烟慶雲聚散於岩洞之間朝雲暮雨隱然有高唐觀宇之氣象岡巒聳翠井水流泉上下光輝前後相映晚宋以來惡蟲猛獸出沒無時人鬼混淆顯幽莫辨而有張公兄弟出焉鍾山嶽之精英稟乾坤之正氣上應天時下與地利兄則居祁弟則居祿築室養親立祠修德手足相助心腹交孚生而為人沒而為神孝子順孫繩其祖武嗣守香火代不乏雩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五

記

人自宋迄今三百餘年矣地無遠近人皆敬慕凡有旱魃為虐蛟蜃興娛陰霾不開禾苗不遂山瘟作祟癘鬼為殃但有祈禱無不應驗况有鍾明亮之寇擾公乃揚旗率眾助國除兇夜枕覺醒則曰到某處為某事次日察問果如其言神通變化不疾而速麟鞞其車蕭蕭其馬視之可見聽之可聞善則降之以福惡則降之以殃敬之福慶駢臻謾之生死一間凡有持辨香設豚酒不遠而來致敬均得安生樂業者此二公之惠也延祐改元歲在甲寅邑有前學諭巫法昌職領陰陽法行正教為見二公有助國除兇之功有收瘟攝毒之力代天宣化利國濟人飛申正一

元壇靈寶領教嗣師轉聞嗣漢三十八代天師留國公門
下保奏 天庭給勅賜以顯靈將軍張十八太尉威靈
將軍張十九太尉為職特頒 仙秩以獎神功令嗣元孫
張貴洪一新祖廟改扁威靈眾悉聽從歡趨樂施不數月
而廟成請書其事以記於石蓋嘗論公之德遠近敬之鬼
神服之凡民間水旱疾疫之災陰陽風雨之變能使斯民
不受其禍而得晏然於耕田鑿井之間者謂非二公鍾天
地之正氣稟山嶽之精英也由是而觀則二公之靈得以
廟食於祁祿二山之中者宜也使二公之令子聞孫繩繩
繼繼而得守二山之香火者亦宜也因為作歌頌德以紀
雩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六 記
其實云其辭曰

祖山有辭	靈跡久彰	澤及庶物	廟食四方
神功顯赫	天相雩陽	繩繩繼繼	香火綿長

重修慧門院塔記

元蕭 核邑人

昔大雄氏以大事因緣出現於世化緣既畢入般涅槃阿
育王以真身舍利分置寶塔以為天人修崇福慧之資厥
後大化興行凡通都鉅邑名山勝地靡不建立其一瞻一
禮利益無量况乎專志獨力與數十年之廢址者哉零都
縣西有慧門院宋至和乙未邑人曾紹陳可暹等造塔七
層久而寺廢開禧丁卯陳述祖作新之紹定癸巳塔災嘉
禧庚子孫嵩修復邑宰周頌以顛壽量寺廢塔相輪等與
之載諸邑志可考暨後復有傾圮寺僧集眾力修理弗克
完泰定丁卯郡人盧君文禮為邑尉思復其舊乃開導勸
零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七

記

率邑善信蕭貴洪慨然以為已任捐貲鳩工始於是年之
冬至次年之秋塔之上下架覆堅塗工力畢備周環為屋
六間其費以萬計升塔七級舊有石刻迺陳可暹記其造
塔之由圯者墁之了不可考天歷己巳六月天大雷雨洗
滌如新人悉驚異至順庚午七月之望甲子迎秋命僧營
齋以所藏佛舍利瘞其內於是貴洪請為文以記其事予
謂佛本無相豈有如來事涉有為難免與廢昔之劫火洞
然天柱幾折風雨侵凌苔蘚昏蝕殘陽落月孤影突兀見
者與嗟莫肯致其力今焉輪奐輦飛丹碧輝映鐵輪空旋
寶炬星列天龍鬼神歡喜讚歎儼如釋伽多寶之並坐其

中也故不資於後無以繼其前不彰其前無以勸於後且以彼蒼何心猶欲昭昔人之名使不泯沒則今日之重修者之勤予安可無言哉為之記云

分府王公祠記

元陳至言

雩都古漢縣也江之西列郡十一而贛居上游贛屬邑州二縣八而雩都居要地曾文定嘗謂今贛州據吳之背扼粵之項領而雩都則又贛州之咽喉也自漢唐及宋率為重鎮按其山川訪其營壘千數百年荒基廢址蓋猶有可考者皇元混一區夏承平且及百年文教迭興武備寢弛淮寇伺隙造妖流毒江右郡縣鼎沸瓦解莽為坵墟為民雩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八

記

牧者何所逃其責哉當是時守一郡為江西之後障者唯贛而已據一方為贛之右臂者則以有今貳守王公之分府雩都也公饒智畧有膽氣議論舉錯出人意表寇襲破寧都府請公討之斬其首首復其城攻興國復請公戍之不數日督兵四出大戰數十合俘斬數百級賊勢大衄繼陷會昌旁邑為之騷動於是府議雩都為屬邑要衝總府去他邑遼夏寇至調兵嘗後以分府雩都治之則易非公不可凡寧都石城會昌瑞金安遠興國有警悉詣公請討羽書旁午辰至巳發如捧漏沃焦不可瞬息苟違乃斬鋤芟刈以殲大慙封養培植以樹餘良興仆救弊以就緒功

室毀社燬以絕後艱迄今六載猶如一日使屬邑得以去危即安而賴府無分挈之擾賴府得以摠制受成而右省無後顧之憂者公之力也公所至多選任文學法理之士以完城為先務始至雩都即議築城視甯都興國有加民或以為勞公弗恤比城完而循梅汀獠大發掩至城下圍三晝夜百計攻取公率民且戰且守曰無雩則無賴矣賴城完固卒不可破寇退向以為勞者皆羅拜請謝荷公更生公不以為德公愛民如子憂國如家出於天性信賞必罰不爽毫髮故凡用命以餘力修孔子廟福田寺通明覺及建鐘樓縣治之左在他人應接未遑而公優為之非才

雩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九

記

力有過人者與邑士庶相與言於學曰禮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菑捍患則祀之公之功在法宜書宜有褒勸之典而德在人心在子孫者無以報也宜有祠以奉烝嘗不可無記請述之夫有馮異而赤眉之叛以除有皇甫嵩而黃巾之暴以殄今天下盜所在烏合治之不難而曠持數歲兵連禍結民未知休息之日何哉使公得大其施設民受賜殆不止此余備員鄉校思欲追江漢常武以詠歌太平而局促以老獨喜分府公新祠在灌嬰城之西偏得望需亭之故址居闡闡之勝都材物之良足以繫人無窮之思也公名榮忠字君直別字竹坡官奉議大夫贛州路總管

府判以功陞同知總管府事湖廣之岳州人是為記

重修福田明覺寺生佛道場記

明解縉

雩都漢縣也灌嬰城在馬山明川秀地麗物繁德人善教
茂度其間如是我聞福田明覺寺去城百餘步達於江者
倍之環山莅疇勝於邑蓋福田寺之總名統其間者十
而明覺為稱首道場在寺之東偏本始自梁天監至唐末
五季有僧姓吳諱文祐家於信豐失其師傅侶影方游聞
贛之岷山秀異杖錫攀躋蛇馴虎伏樹剝而居以而去之
遂止於雩是時明覺曰僧伽院文祐主焉人稱為吳僧伽
佯狂市肆葷酒無嫌嘗持松梢行歌曰趙家天子趙家王
雩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十

記

迺宋興之識人莫測知皆笑以為狂市肆無萌驚鎗及腹
兵戈無釁悲血流腰嫉惡如穢聞善如韶由是為凶人驅
逐一日竄其園竹間大呼竹將為帚未幾林竹枯死主家
亦替人始驚異焉院之陰有林竹其一竿特巨僧伽常午
夜考歌寺眾疾而斲之糜生芝焉邑人曾德泰垂老無嗣
萌意飯之旦而已欵其門言當有子已而果然有孫德俊
者之汀州武平謁定應師曰雩陽有佛僧伽吾法弟也寄
之一扇舟還艤岸僧伽迎問而徑取之由是昔之笑侮者
皈依詈逐者媿悔而皆號為生佛矣觀其明炳幾先預知
逆數悲歌浪語無不靈徵可謂之神也已至祥符己酉六

月徧辭交友無疾而化邑人不忍火之塑而祠焉至於今
不壞化之日邑人邱繼紘遇於蜀之河梁問言疾應何僕
風趨追之不及繼而數有見焉化身髮鬢常生義娣鍾氏
暨錡工謝某月來淨之二人皆年老久而默禱願髮無生
塑像忽若悲別者鬢由是斬不髻出二人者歸無疾而化
邑之人士水旱疾疫凡盜兵不測之災祈感響會常有狂
賊縱火方燃望寺而滅又將毀寺恍惚遇佛投刃而擗凡
此功德利潤零人不可殫紀傳之父老刻之金石其可信
也已可謂靈也已闕禧勅封靈濟大師嘉熙加封慈祐咸
淳加封慧應至於六字可謂顯也已嗟夫僧伽遠矣有作

零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十一

記

於前有承於後不其大可喜與自元盛時寺祖師榮昌三
傳為都綱廣徹師傳令了盟師法號秋月姓陳邑之著族
也洪武壬戌天子命為僧會以金剛知慧積山海功因有
維新撤舊之機矣於是火自御書閣延燒而生佛巋然獨
存蓋圯壞宜易維天維佛所以啓了盟師成此勝事也故
曰不有廢者其何以興非與善哉善哉於是捐貲不悛叩
善咸施殿堂門寢樓觀廩廡一新其故夥歟其甚矣維是
一二同志若監院祖燈法號無照姓謝零之城南人也岐
嶷絕於葷茹髻鬢不為童游民好修行厥兄謝成尤能樂
施種種無倦有萬壽院僧紹禮法號南溟姓范吉水名宗

工詩善贊經營相度共樹其教其果難能也已初寺有林竹巨竿伐後已枯死又云生佛化後有竹生其牀下衍而益茂中絕者久之今鬱然滿山皆非偶然者是可書也舊福田寺三門有唐咸通三年記李少鴻書宋嘉祐元豐有王鴻記各一通開禧勅封一道石刻具存秋月盡能護持之是皆可書也已余初來顛見有坊曰生佛怪而問之少長爭言昔吳生佛化後來此出門不見固已異之及來雩都余友彭君子信偕邑人士孫君思遠倪君本直籍籍言其故且曰了盟之善承也余質之老成郭公銘善曰其信然質之廣文黃輔君佑示其所記僉辭普允是用立碑以雩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十一

記

昭無極詞曰西方有佛言湮迹遠中州生佛諸佛之選岷山竒岷棄而弗閱雩多善人可以誘說猗嗟福田寺將千年有緣明覺佛來處焉放浪佯狂變化無方或亡而存或穢而香久而益著信及黎庶滅而長存以福其寓當其在世慈愍利物捍患禦災有永無歇每歲六月不以蒸熱填門軌道白首總結來擗來祈佛毋我違佛有憑處了盟之為祇園布金旃檀作林雩多君子幸聽余箴禍福無門吉凶相尋常如敬佛即佛是心

修城記

明袁端邑人

雩都古揚州之域漢陳隋唐四徙其治貞觀中安撫使任

公懷玉徙治南康故郡即漢將軍灌嬰所築壘之故址迄
今因之宋知縣劉公藻爰築土城元通判王公榮忠始易
以石於時民賴以安至入我朝張文弛武城圯隍湮邇年
以來羣不逞輩乘間嘯聚大叅秦公民悅以雩當三省往
來之衝為十邑腹心之地遂區畫興築一時間右競出金
穀以濟乃命知縣羅公璋司其事分命義官管廷薦劉紹
易明李景珍李景曾景茂以程其工秦公以陞去大叅張
公琳兵備憲副張公璉相繼督勸申命義官蕭子欽李珺
李璨劉泰李煥管榮易天榮易天福李承端管葵劉用秀
邱松李環劉瑁劉會孫嘉文溫弁孫元敏孫明趙吉羅聰
雩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十三

記

李蘭麗李珍劉球蕭芳分方計日而責成焉始事於成化
丙午春至明年冬城成又明年秋樓櫓成環甃甃石表裏
如一周迴五里視舊加廣羅建五門表以新名南曰南薰
北曰朝天東曰東臯西曰西成曰永安崇墉深塹雉列翬
飛屹為金湯所以衛內攘外弭變消虞維持太平於永久
者不有在於斯乎工既訖功大役告成庠生蕭鳴鳳李稷
胡馴嚴鑑黃玉輩相率請予文饒諸石以垂示無極嗚呼
重門待暴見於易有備無患著於書若是役也固賢有司
所宜用心者春秋常事不書興作創制則備錄之是役也
又法之所宜書者予不敏謹記其巔末如此以為後之生

於斯仕於斯者告

適軒記

袁端

余既老致歸從事隱者之樂去城二里許得西郊之勝而
軒焉葺茅為屋編槿為籬植竹為圃引水為池好天良日
攜舊契拉新知或談學或聯詩或商訂古今之故凡世所
嗜而趨焉者不得以干吾心山居之趣四時之景草木之
蕃妍風雲之變態何莫非吾適哉故名之曰適而顏於軒
楣焉維時何公喬新邱公濬楊公濂江公源倫公文叙陳
公章趙公寬曾公煥曾公望宏黎公暹蕭公子鵬沈公庠
鍾公瓘贈以詩歌連篇累牘以寫吾適茶邊酒後命童子
雩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十四

記

擊節歌之歌曰春日兮遲遲春物兮熙熙卉木萋止兮交
交者鸞東風徐來兮吹我衣我絃我琴兮我歌我詩蘭蘅
浦兮澹忘歸吾不樂兮復何為薰風兮載波彼沼兮有蒲
有荷綠陰兮承宇木天矯兮交柯槃之考兮澗阿思美人
兮娑娑流而行兮坎而止天地萬物兮如吾何日月云邁
兮忽素秋菊秀蘭芳兮桂偃蹇其相樛山容兮淺碧水波
揚兮漫流吟聲振兮天籟身世汎兮虛舟復駕言兮焉求
天地無塵兮山川清明松筠傲兮恒青吾夙好兮芳潔矢
弗渝兮宿盟曠百年兮宇內吾何負兮吾生

重修演武堂記

袁慶祥 邑人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天授神武以一海宇首起斬黃轉畧和陽飛渡采石定鼎金陵剪強吳殪劇長驅胡元坐收陝西不數年而天下大定當時草澤之雄山海之魔望風而降迎刃而滅者迨無遺類蓋自古開國之君莫之敢競列聖相承休養生息深仁厚澤百三十餘年於茲內甯外順民物阜豐竊自慶幸遭逢之盛者奈何邇來山寇呈恠閩廣之寇亦竊發而盜弄潢池之戈斯蓋時平則玩玩則弛此自然之勢亦自然之理也聖天子御極勵精治理謂時平當嚴之以備民玩當繩之以法不惟時理則然亦操御之機長久之術也乃勅天下諸司整飭武備以勞為逸地

零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十五

記

界戎藩者特命大臣宿重兵而鎮之安不忘危之意益密益嚴虔界閩廣之區先憲副滇南張公廷璧實始之張公嚴毅一切裁之以法無貸而盜賊少戢繼而雲間譚公時英荏平馮公信道俱濟之以寬大亦因時弛張之意今憲副李公繼理以為急則生忽忽生不慮乃時加程較而益謹焉零都舊無演武之所張公始建於北門之外以練習民兵然地窄而逼民居時宏治癸亥年冬公按零較武深病其隘不足以振揚武威以大壯軍容乃遍相近郊得城西北隅舊桑園之曠地形勢宏敞公甚喜即命知縣事高君伯齡規畫之事聞郡侯吳公珏繼遣照磨杜君召兼相

其成創演武堂三間兩翼前為臺以樹軍幟又前為門三間中築甬道又兩廂為羣伍觀肄之所繚以周垣五百餘堵環植榆柳一千餘株制度雄偉十倍前規於軍容大有嚴助焉士民欣忭咸謂茲役不可以無紀羣請於高君君深以為然乃命余執筆故敢推原我列聖神武深澤與公之體國憂民皆宜有書俾後有考公名宗泗字希顏四川成都人由進士出為御史陞今官他日秉國鈞澤天下尚當繼書焉

重修大成殿記

學政黃仲昭

雩都之學廟創於宋之建炎重修於元之大德亳社既屋雩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十六

記

魯殿獨存宏治初江西按察副使張公璉奉璽書來嶺北篤意學政當駐節雩都時謁文廟瞻望聖儀見梁木墮階圮湮章服晦闇几案闕裂亟欲新之遂令邑之令佐俾工師繩矩搏埴甃甃鱗次節稅輝煌袞冕尊嚴羣賢諸儒各以次列門廡庖庫罔不飭備肇工於庚戌秋訖工於壬子夏諸士得以巍冠侈袂執經操觚瞻門牆聆鐸音咸張公惠也諸生劉政高廣請文記歲月予督學政嘗蒞是邑親見報功之盛典於義不容辭雖然雩山貢水非尼山闕里固也子貢曰夫子之牆數仞諸士欲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請從此入矣毋曰不得其門也

重修明倫堂記

鄭紀

周有天下八百餘年文武創業天休滋至成康守成世澤深厚不必言矣東遷之後至於顯赧地不大曹滕民不衆邾莒然顯在位四十八年赧在位五十九年雖以晉楚齊之強而不敢加兵者何耶徒以彛倫未斁古典猶存故也秦孝公據殽函擁關陝有席卷天下包舉海內之志始皇併六國吞二周自謂其帝位可以一世而萬世奈何劉沛一呼而雄關瓦解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耶書燼儒坑綱常掃地故也然則有天下者可不知所重乎惟我太祖高皇帝亶聰作后文教覃敷凡天下府州縣莫不有學育才雩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十七

記

之所扁曰明倫儲書之閣名以尊經蓋思周監秦以立一代之制也江右頽之雩都舊志予未之考以今彥袁君慶祥父子之盛徵之其為文獻鉅邑可知矣其泮庠建徙不一國朝因元之舊正統間僉憲彭君森拓廣門路成化間兵備副使張君璵宏建文廟主簿林洪又修泮橋惟明倫堂糜甚予鄉友林君鸞以京秩出宰首加慨念廼謀諸教諭李時訓導留瓚特請於提學僉憲黃君仲昭發藏金二百餘兩郡守佐悉捐俸以助遂命工需材易腐為新時林君以調去適新宰高君顥繼至又多方區畫以益之堂成列為五間高四丈有奇楹棟中半各施橫梁覆以版棧上

為尊經閣奉聖朝頒降五經性理諸書及集百家子史有關於倫理者克之下前深六丈為明倫堂後深三丈為退講堂東西翼以兩齋規模氣象煥然一新俾諸生履斯堂則求盡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綱常登斯閣則考究古先聖賢大學之成法以是閣之博文資斯堂之實踐特升降出入之項耳日涵月泳時薰歲炙則濟濟洋洋振趨而來者皆具孔顏程朱之器度而蘊臯夔稷契之事業科貢不足言矣聖朝國祚豈但八百餘年而已耶經始於宏治乙卯冬十月落成於明年秋八月事速而功大不可以不載故因其請書之俾刻諸石

零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六

記

新遷儒學記

袁慶祥

三代之學見於經而類宮之頌即記之權輿也漢唐宋以來凡興作皆有記非徒記其人之功亦因以識歲月興作之由也雩之有學舊矣今而改建不可以無記也化老氏之宮以為素王之宮尤不可無記也桂林劉侯天錫由鄉進士職教官來治雩先是閩寇劫焚民居而學宮巋然獨存侯懲前患凡百備禦竭心思協人力於是甫定越明年以民舍之火延及學宮蕩然無存豈其數歟當釋奠侯即紫陽之宮從事既而詢其事見景泰間真人邵以政奏建紫霄觀於紫陽之左道童實隸紫霄侯歎曰此廢宇也吾

夫子功在萬世而吾邑一靈莫安豈其心哉今老子既有
祀於紫霄而此又何為哉宜徹而遷之舊學淺狹殊甚衆
謀翕然遂相地址定規制創大成殿兩廡戟門櫺星門明
倫堂生員號房教官廨舍與夫庫廚倉廩之類一依程式
次第就緒煥然一新惟是聖殿半用舊材不滿士望憲副
戴公發銀十鎰命侯又撤而新之經始於正德辛未十月
十八日至明年三月而告成工費之鉅凡百所需皆侯之
經費不及民嗚呼茲役也豈偶然哉成化間先君迥軒先
生嘗奏遷於此有司憚於作興不果不圖有成於今日也
此非事有定數時有機會也歟諸士居茲學宮鼎新之地
雲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十九

記

加夫學問自新之功履仁蹈義以立遠大之基養氣峻節
以符他日之用此則區區有望於諸士之微意亦賢侯新
學之盛心也夫扶掖聖道韓子所謂人其人廬其居侯之
功在今日於是為大而士習純禮教興人材振美風化於
將來他日思侯之功而興起又不止於今日者此記之作
豈止識歲月記成績云乎哉相其事者主簿賀紹芳教諭
張君盱訓導張君瀾朱君泰庠生李敷陳佺輩而典史葉
茂義官劉瑁又專督理以成此鉅美者法得附書俾後有
考

觀善巖記

何春邑人

宏治壬戌遊羅田閱及三先生祠右正德辛未始獲其故址建廟主焉尋拓斯巖題名觀善構數楹以藏修遊息數十年景仰之心乃遂為之記曰仰觀法乎天俯觀法乎人泛觀法乎萬物以善乎其身家天下及後世夫是之謂止於至善羅巖別號善山取相觀而善以發其義是故冠之以觀也又明年陽明先生嘉惠以大書小序自廷仁正之來余復何言論者以為立意命詞懸如圭箴無心也可見天下之道一人性之善皆可為堯舜且記斯舉之本末也

重修羅田巖濂溪閣記

黃宏綱邑人

雩都羅田巖濂溪閣者祠濂溪明道伊川三先生暨武穆雩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二十

記

岳公陽明先師也創始於宋邑令周公頌續建於明大府邢公珣至督學蔡公克廉乃檄有司並五先生列之祀典因其半毀而增闢之視其未備而加飭之者僉憲沈公謚今邑令羊公修也慶歷間濂溪先生通判我虔州嘗有遊羅田巖詩於是大中程公令興國遣明道伊川見周茂叔疑即其時與按巖刻康熙庚子濂溪閣成勒先生詩聞其風則思過化之所鍾而况親炙之者與巖亦為黃龍禪師經行地武穆公提兵平賊至固石洞訪黃龍於巖有作宮窠羅公洪先為書而刻之石督學公首三先生及武穆矣并說陽明先師倡學虔臺及門諸生雩獨多於他邑合五

先生而祀於一堂且曰道德忠貞其揆一也故僉憲公闢
為三室同宇中安三先生左武穆右陽明春秋舉祀仍合
享之祭有定統室有常尊矣諸生間謂虔臺之學及門雖
多惟袁子慶麟何子春何子廷仁管子登獨久於餘子以
四子侍坐於陽明先師之室春秋率邑之同志舉釋菜有
司合享惟五先生以餘子者猶未聞於當道也嗟夫一隅
之地而寓五賢道本人存地由人勝後之登茲巖者景慕
向往之私抑又可知矣蓋洙泗之傳至孟氏而息千五百
餘年周程始復追尋其緒而有無極而太極定之以中正
仁義而主靜之說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之論庶
幾精一之旨矣自是而後析心與理而為二至陽明先師
獨揭良知以開羣迷其言曰世之支離外索於刑名器數
之末以求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即物理而無假於
外也佛老之空虛遺棄其人倫物理之常而明其所謂吾
心者而不知物理即吾心不可得而遺也昭然孔孟之宗
矣後之景慕嚮往者其亦有感於斯乎或曰武穆誠忠貞
抑嘗致力於學問之道者夫自心自學學非從外至也武
穆恒言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但視周程陽明之精一則
有間耳蓋自大府建閣時置堅石將樹碑記興廢以傳諸
後恐泯於無聞文未就而石存余感大府之意且歷睹諸

公相繼之盛心追而記之而終之以斯道之攸係以諗夫
邑之同志相與無忘且有懼焉則茲閣甯泯於無聞也哉

修城記

黃宏綱 邑人

雩都居贛屬十邑之中由牛嶺隘南接信豐而連龍南由
豐田隘東接會昌而迫安遠山澤不逞之徒間道竊發則
紛亂急遽不可為備故所恃者惟城嘉靖丙辰四月十六
大水驟至越七日水勢益驟踰三日始落官廨民廬公儲
私蓄飄沒迨盡城堞之上可通巨艦城所不浸者獨蓮北
一隅耳所傾覆者凡三百六十丈殘缺圯壞往往而是父
老訟言前所未聞今始駭睹徬徨咨嗟謀曰民不可無廬
雩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二十二

記

官尤不可無城於時邑侯鶴岡羊公履任僅四閱月舉措
弛張綽綽見其端緒顧已繫民之心矣咸涕泣以訴於侯
曰無城是無民矣廩無餘留矣帑無餘支矣城將奈何侯
曰我之責也若第勿置急於懷舉事有序而功不勞而事
易集否則徒為敝敝耳咸應聲曰諾惟侯命又曰家擇一
人家眾者倍一人分城而督之不復使毫髮費又曰城當
濶處用丁磚四稍狹則三面則複輒又應聲曰若是誠固
矣美矣其如費何曰今日固費他日之費尤甚也第為之
我且竭力矣乃戒窰人曰磚固則城固磚速則城速值以
時發磚以時至凡窰之為磚千為日十次第而籍之則次

第當至後至者罰于城侯日至城而視之或再至或三至督城者私為糜以相餉侯為之嘗其旨否於是諸工益相勸六閔月城成而風雨且過半矣城之外故有馬道道之外有池池屬於民久日規月削道不盈三尺侯曰城基之不固池之浸潤為之也豈一朝一夕故哉自今馬路必盈丈有不盈丈者罰于道民間之爭相增築不匝月遂成孔道於是邑之父老謳歌於城鼓舞於道舉欣然相告曰官家舉事未有不經夙構不留積滯而能望其有成者是城之修也出於倉卒成於速亟而要於鞏固縱令營家立宅當不過是切切也咸來請余文以書侯之蹟余敬授簡於

雩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二十三

記

父老曰古之有治行史書於其傳者各有其一事表而見之蜀郡以興學書南陽以溉田書渤海以弭盜書膠東以增戶書愧余非史氏責耳侯之修城固宜表而見之者也侯名修瓊之儋州人

贛郡侯竹溪林公去思記

何廷仁 邑人

天下要衝多瘠薄之邑而亦往往疲於供應之苦然其民不致告急流徙何也亦以役乘餽饋之供取給驛傳無擾於貧民故耳今雩亦病瘠之邑又當三省要衝傳檄奉符道經於雩者絡繹不絕其役乘餽饋乃不設驛館接濟而獨責雩一邑供之況其編戶圖里不盈十五乃獨當此浩

繁雖殷裕猶不堪況茲凋瘵乎夫疲困之民不得鄰邑協濟則已獨受困矣乃反增雩水手三十名將以協濟乎各驛殆所謂如水益深投之焉有不溺所以一遭窘促聚集追併而手足無措質產易兒既不得免董楚求存其身而趨利避害之情雖欲不告急流徙豈可乎今幸竹溪林公以英明辨博之才展經綸闡闢之手獨持風裁駐節虔南咨諏民風深憫雩困而邑令許君來學亦以雩困率諸耆民張宜習孫元等訴呈當道下之郡議公遂取十邑簿籍稽查虛實病源而議裒益之於是先議革去編增水手三十名以還雩舊規復議興國夫價二百七十金以濟雩不雩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二十四

記

及故民困得節省以解倒懸設今仍值窘迫猶賴裒益之助不似從前獨累而有馳逐離散之憂似此調息期於十年則民陰受公賜將籍以自活甚眾故其追思感激實出至情建亭立碑不過聊識永思焉耳非敢以報稱言也況今榮遷已躋華要雖欲挽留攀轅莫及惟冀公他日秉鈞願以緝理於虔者推以調息天下則吾民霑被將有以慰遠思殆不止此公諱功懋字以謙號竹溪先生閩之漳浦人也其科第宦績載在別錄不書是為記

重遷儒學舊址記

袁 濬 邑人

雩學在縣治東郊蓋先為紫陽觀以學故址易之水遠而

清山峙而峻劉後登賢書者四人然歲歷三紀未有釋褐於國學者嘉靖庚子涪謀諸友人黃棗曰夫學惟故址之為善也蓋遷諸棗曰是則然矣特費用浩將安需乎涪曰夫事求諸勢力者則志睽而難集舉以大義者則意合而易成顧倡之何如耳於是謀及諸士謀及父老謀及先達謀及官師罔不用乎焉三師廩生捐季俸歲膳以示倡諸士則稱家之隆殺父老先達亦隨力哀助蓋不動公帑不煩有司而所斂不下五百金矣乃鳩工市材以鄉耆會學管惠易輅張淮黃宏爵董其役禮殿講堂戟門廡舍制亭祠宇官廨儀庫纖悉備具經始於庚子初冬落成於辛丑

雩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二十五

記

之二月官師庠士相率行釋奠禮規制煥然改觀矣時有難予者曰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今於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神於土皆安而無所避也於我皆真而無所妄也子之自外而遷內也何居涪應之曰子不云乎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自外遷內者所以通其變使民不倦者也況稽之天時參之地利驗之人事皆在所當遷又何必為舊貫之仍乎是故已日乃草草之所以有孚安安而能遷遷之所以盡善也雖然學宮之沿革者時也士人之利鈍者運也所以續聖道之脉者性分事也諸士既得其門而入繼自今講習以時饗奠以禮德焉思崇

業焉思廣升其堂務入其室達則兼濟民物窮則獨善身心則斯學之復其故址也垂諸千百斯年而不朽可也苟惟富貴利達以為心而文章性道罔聞焉職業行誼罔修焉是學宮之設徒為吾人干祿之地耳於斯舉不有玷乎由前所言淳竊有志而未逮由後所言淳知自警焉而不敢為因為之記以告諸共業者

明覺寺來歸常住田記

李 涑邑人

王文中氏嘗言佛亦彼國聖人但不可以施中國耳品藻佛學斯語至平世儒訾其不耕而食罪不勝誅乃觀吾邑辛苦力作者惟僧為爾豈訾之者苛耶夫人有勤惰自於

零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二十六

記

其性勤則戒行嚴生殖亦裕惰則戒律廢生計且感嗟乎斯義也豈獸釋則然哉吳僧伽文祐在梁宋間以靈慧著於寺人遂佛之僧伽雖佯狂能攻苦闢田若干畝示寂後為常住田載化書自宋入元迨昭代其徒率能守之僧伽法力復能以靈雨濟旱禱於是里父老自其先世則多崇僧伽不吝施予共得田若干畝邇歲其徒窳惰弗自立於是悉賤售之人人亦不謂常住田也樂其易與而遂有之蓋予少時讀書茲山比倦游歸則垣宇頽然寺僧亦窘迫無聊矣邑侯道州黃公應元一日過寺得其故大憫之會如制攢黃冊其徒詣侯乞得如民間例需不敷錢侯譙責

之若等敢私鬻常住田乃復妄意於斯乎吾且不罪若已
召諸得產者曰人雖彊禦不於佛面削金釋子顛連亦可
憫耳若等即能以輕價得田於中必有未忍者吾且不罪
若吾且不如僧言給不敷價吾聞黃子龍田若干畝寺門
田若干畝乃僧伽手墾者斷不可鬻也諸得田畝如例出
不敷銀若干贖田還之寺不足則予捐俸助之自餘各完
業如故於是諸得田者欣然稽首願得如侯言寺僧由是
得舊田力耕之免於流徙困迫之患僧乃詣余祈一言勸
諸石而里父老亦過予言寺田之復微但僧則賴之民德
之厚亦賴我侯挽之矣願如僧請幸甚余乃喟然曰事有

雩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二十七

記

成毀善維之則勿壞民有智愚善導之則皆良寺田一耳
昔僧伽胡以闢今胡以鬻民於僧田一耳昔胡利焉而有
諸己今胡幡然願助而還之僧是可深長思矣蓋惟侯雅
志恐一物不得其所故惠民餘力遂及於僧而田之去者
因以完得不壞惟不責己甚故民亦樂其化誘而僧伽之
田竟以多助還之寺也諸釋子繼此勤乃穡事俾世世無
忘侯之賜以逃於儒者不耕而食之譏且嚴於戒律庶幾
僧伽之定慧以萬一於文中氏所云彼國聖人之徒不甚
盛哉

重修羅田巖濂溪閣記

李 涑

雩巖洞故多奇惟羅巖最著則以濂溪先生遊也先生遊故有詩宋邑令周公頌所記嘉靖庚子濂溪閣成勒先生詩者是也邑傳先生當慶歷間倅虔州因遊茲巖考年表慶歷甲申先生為南安司理後二年丙戌知興國大中程公令二子見先生則濂洛授受實惟其時也至嘉祐辛丑先生始以國子博士通判虔州又二年癸卯先生行縣至雩都邀餘杭錢公建侯四明沈公希顏遊羅巖正月七日賦詩刻石而歸而沈公者故以廉惠得民今祀之名宦者也當是時邑需巖王公鴻負高蹈名邑志載王公寄先生詩有臨別溪頭相誨囑之句則是遊也先生固一代真儒

雩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二十八

記

而令則有沈公之賢邑人則有王公之高巖真藉人益顯矣斯閣之所由肇也歟先生所刻石既已剝落無存其後周公止刻其詩而先生與諸君子一時遊賞之踪遂不復著見矣閣久而圯明太守邢公珣新之邑人何公春闈觀善巖待同志之藏脩者陽明王公遺之大書著其說於時邑人何公廷仁黃公宏綱袁公慶麟管公登輩復彬彬遊陽明之門棲息茲巖以尚論先生之學而一時鉅公名儒若歐陽公德羅公洪先張公整皆以訪學至其謁先生閣則皆刻有詩也閣久之復圯兵憲沈公謚邑令羊公修復新之諸所堂簾之制釋奠之禮見黃公記甚詳無何圯益

甚邑令劉公昌祚至曰茲閣也先生巾拂在焉奈之何其
令墻宇頽然也於是顧主簿顏鎮曰君才敏甚能為圖之
乎簿曰是先賢俎豆之地也烏敢辭於是出官帑若干為
經理費王君乃撤閣之中堂新之肖先生像顏其榜曰吟
風弄月以前解為兩耳房堂之前亢爽異往昔矣又以
餘力稍飾昆盧之居已又植松萬本竹萬箇壯斯閣之觀
蓋凡策杖至者僉謂茲巖茲閣其勝未有如今日者也嗟
乎道本人存地由人勝旨哉黃公之言不可易矣劉公雅
慕古人其冰蘖之節引之沈公所謂一錢不取者洵可無
媿茲獨於先哲祠宇加意焉其念深矣吾儕拜瞻茲閣識
雲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二十九

記

過化之有自甯不惕然於需巖諸君子之無忝其鄉人也
哉夫心性各足倫物不遠學務宗元矣而鹵莽於事為者
則舛學資討論矣而決裂於躬行者則悖先生之言曰聖
學一為要矣然而曰君子慎動邪動辱也曰乾乾不息於
誠矣然而曰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也彼其薄踐履咨辱吻
曰求吾未發之中也吾不知先生謂何矣善乎薛文清公
之言曰工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應事
接物之間事事皆合天則則道不外是矣豈非學先生者
之要領也哉閣修於萬曆甲申冬月既竣事明年劉公命
予記之如此劉公常之武進人王君浙之慈谿人

重光塔記

李涑

吾邑龍門之許有慧門禪院建自唐僖宗廣明二年宋仁宗至和間邑人曾絲等始建是塔塔雖因緣釋氏然當邑治右纏逆江流而屹然砥柱固足善也久之寺廢至理宗紹定六年塔災嘉禧四年邑人孫嵩修復之是時邑令周公頌在事授以壽量寺廢塔相輪周本循吏其設施固如此又久之而圯元泰定四年邑人蕭貴洪復新之是時架輪完整廬舍周列費以萬計厥稱鉅麗明洪武九年復災雖塔級僅存而餘悉化烏有矣及今剝落益甚嘉靖四十二年以雷雨墮一碑則記貴洪事也已遂頂岐為二勢寢雲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三十

記

寢就圯益亟歲壬辰靜齋黃侯來宰是邑甫下車則慨然念及之越三年己未乃告於眾曰塔之就圯也風氣漓矣吾烏能坐視邑之有龍舟會也以尚鬼也然而侈且狂矣吾邑烏能坐視夫厚儲黷鬼之資以益狂孰與移之葺塔將狂去而漓者完乎於是諸父老皆曰善乃攬議上諸當路諸當路又無不曰善乃以是年十月集邑之老成敏辨者事事蓋錙銖不擾於民而費足營度不踰乎時而事竣架檻不設而焚如之虐杜鋒稜峭拔而干霄之勢崇侯偕邑人顧而嘉曰嗟乎塔之修凡幾而輒圯也蓋莫艱於茲日賴天靈葺之而遂成也民且不見役也工之渾堅而與

天壤永也邑之人文昌乎物力阜乎生齒繁乎余即無相
輪之助而前人休烈不墜矣其名塔曰重光於是諸父老
曰美哉昔宏治間侯高王父文鉞公嘗宰吾雩棠陰猶存
侯接武於今而益為民計久遠也允謂奕世重光矣然侯
惠政甚夥其鉅者則行宗法懲賭博罷里供沐侈靡若今
草淫祠新廢塔皆足為吾民永利它固難縷述也侯名應
元楚之道州人

蜚英塔記

李濬

塔當先師廟巽址是為文明之位命曰蜚英待思皇之士
也先是嘉靖癸亥督府歸安陸公穩行縣既試諸生則樹
雩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三十一

記

表於隔河之巽維議所由始以討賊故弗果萬曆乙未予
卧疴田間念多士待奮久陸公之意時時往來於懷乃為
酌前議河以外工稍繁弗易辦也地隔於闌闔弗易瞻眺
也乃得今址本寄莊者賴人賴鳳墁地邑令道州黃公應
元聞而以所闢淫祠易之賴遂以其地來助蓋激於右文
之意然也予問費所出父老謝文魁等曰吾儕世居茲土
倘賴天靈自今以迨千百世諸宗子姓蔚為國華則可各
以其宗助且夫好行德者毋問多寡可以其義助夫多助
而事集矣乃謀庠生高紹貴何文孟曾淳劉乾亨何彥慎
易懷抱高甲李開泰袁文先及子弟濬等禮請國學生何

文彬梅應運總其凡黃宜民劉九齡副之者宿李寬祐予
族叔祖誦董其役袁柯王守治王居劉立志副之經始於
是年之八月明年丙申春三月告成事計役夫六千人磚
二十萬口木石灰鐵稱是銀七百兩塔凡七級躋九霄梯
從內旋戶可外矚山之屹然秀者水之澄然抱者大陸之
豁然夷曠者畢攬而有因為題數語發其祥廣文桂陽鄧
公林木南康劉公學閩邱公文範咸謂予宜記之夫多士
天性聰明其自有也日涵泳乎六籍百家之言淑諸其身
振藻揚芬聯翩而起京國上之舉明主於三代下之康濟
羣生聲施爛然與天壤無極皆多士能事要惟其志之卓
雱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三十二

記

然習不移而才必竭斯可坐而收其成也奚所事塔雖然
相攸望景以凝風氣毓人文在昔先民未之廢也諸大夫
固亦本此指耳且吾觀於國人耗匱甚矣乃茲獨忘其困
而不憚竭蹶佐之彼誠願夫聚厥靈異効之多士其懿鑠
且施及粉榆也多士雍雍膠序一旦覓然秀者倚天而在
吾目以占地脉則精英萃以兆文物則魁奇顯厥所由來
豈偶然也夫士修之家見之天子之廷者計必以千古豪
傑自命會何待而後興乃所以答諸大夫國人之惓惓者
則亦有在矣多士能無意乎

勤政樓記

李 涑

是為吾邑麗譙之樓曰勤政者邑侯劉公所題也邑介山谷間忽豁然中空羣山競秀若拱若揖一水漪綠映帶其前登是樓扶輿之清淑四溢睫中矣先是樓制高亢甚故老為言頗不宜於出政之堂諸握符至者率擬更之未果也侯莅政之明年乃因天之時順民之志一旦新之其財其食需之官帑而民不告勞焉樓凡若干楹高若干丈廣視高之幾深視廣之幾周植重欄可凭可眺予間從侯登之殊灑灑焉已目勤政之云則竊疑邑固僻壤耳以侯其才卧治何有且自侯之至斯也蚤夜以思軫厥民瘼裁冗惟嚴斥羨必謹自胥史以遠輿隸防靡懈自國門以遠崑

雩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三十三

記

谷慮恒周某所有芟弱困於豪猾者力為伸之某所有劇寇潛為厲階者蚤撲滅之蓋由今以觀四境晏如揆諸後樂之義非其時與乃猶操慮凜凜然者何也侯乃目予且笑且否雩即下邑耳其列戶奚啻數千黃童白叟仰茲樓為忻戚者奚啻數萬也吾一念而弛政孰與理民將疇依且某忝茲二三僚案之上假令厭苦民事身先之謂何而矧無虞之戒封疆是賴簿烏能不勤於防禦也幕以贊政厥匪易已尉烏可不勤乃事事也予曰嗟乎侯之言及斯雩邑生民之福也顧聞之端範者捷於應善治者維其風雩之窳且勉焉甚矣將亦有以挽之與侯乃目予喟然興

歎夫自某守茲土亦恆勵其俗矣鴻生偉儒甯鮮異質乃
竟一簣稱國華者何越數暮始一見也市井之民不識耒
耜其有事田疇者粵惟鄉鎮耳且惰而不必皆上農也民
既椎樸不善技業乃又戀戀鄉井無或逐什一於四方者
若夫蠶桑之業闕然不講則俗所漸靡遠矣故某登斯樓
也既有省吾政亦以願吾民焉夫使士誠親師取友矻矻
窮年務修其業成其德將名世之彥彙征起矣俗即不習
工賈而地頗宜穀且易效誠令惰者轉而緣南畝樹穀之
餘繼以樹木地利不滋闢與蠶桑即不宜於其壤而締綌
可為畜牧易理苟閭政無斃家其寔昌矣夫是四者之各
零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三十四

記

勤其業也非某勤政始願耶予曰善哉乃亦有通籍崑廊
隱迹邱園者將無勤惕之誼與侯曰士大夫者庶民之表
率也任則行其學以尊主庇民居則履仁蹈義式是鄉人
毋惰行私室毋溷迹公家毋言財賄毋長紛華毋籍世資
憑凌里巷將仕於此者由之考政焉先生暨諸君子固兢
兢於是矣夫何言哉予乃拜首曰善哉敢不勉諸夫樓陳
鐘鼓以告晨昏者也侯偕簿尉聞鐘鼓之聲以勤其政吾
儕暨諸細民間鐘鼓之聲各無忘所有事將是樓之作其
有與乎侯名昌祚毘陵人佐侯成是樓者浙人主簿顏鎮
樹是石者閩人陳尉繪也樓經始於癸未年春正月落成

於三月茲侯屬涑為記記之

儲書記

李涑

國家興學右文儲才翼治爰頒羣書徧於黌宮零當嘉靖丙辰洪水為災及先師廟羣書遂亡及二十年觀我蕭先生啣命來教茲邑慨然有感為之購求書以復完多士乃謂涑記之涑惟人心神明眾理畢具以宰羣動天則自見是故孺子入井惻隱勃然呼爾蹴爾不屑不受彼非意之也卒感之而真心見也濟惡者悖之襲義者似之其以離真心而違天則一矣至聖巨儒每揭要領著之於書書也者以識其心之自然純粹而至善者也學者味其詞反之

零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三十五

記

躬本斯心之天則以酬酢於事為其式於古訓或離經叛道與否皆莫逃吾神明之府此而默識而體認之將至善於是乎在而施之家國天下何弗宜矣自來書不觀者苟其明稽古為榮者陋於識薄六籍為註腳者鄰於禪讀書而不識字者悖其本以概乎多識畜德之旨遠矣先生之據臯比也循循乎日有造於多士綜其大指毋能廢書書之儲則教多士於無窮也宣尼至聖韋編三絕遊其門而誦法者宜何如也考亭氏之言曰讀書之法貴乎循序致精其本在於居敬而持志它日又曰研精覃思究其所難知平心易氣聽其所自得嗚呼盡矣昔王仲任家貧無書

乃之京師市中借讀而闕德潤遂從人錄寫冀得誦習彼其勤苦嗜學若蕭先生之儲書富矣多士誠無復王闕兩君之恨第由考亭語博觀元覽而務自考於躬行不外人倫日用之常識取本心以無違其夫則聞見之多非以濟其惡也考索之勤非以襲其迹也斯謂以我觀書隨處得益將處焉修先聖之業於不墜而為世真儒出焉楨幹王國為元元倚辦大命而於世稱真士夫矣國家興學儲才與蕭先生惓惓儲書本指固在於此先生名廷對泰和人鄉進士今為國子助教在雩時雅意興起人文置祭器周貧士諸懿行甚具非直儲書已也

雩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三十六

記

濂溪陽明善山三先生祠田記

李涑

三祠者羅巖閣祀濂溪先生先生判虔時惠澤固在吾雩且嘗至是巖也配以明道伊川陽明三先生問以邑先輩袁公德章何公元之管公宏升輩列廡下焉三公者學陽明而尚論乎周程之學者也新建祠祀陽明先生先生勘亂功於吾虔最著其倡學虔臺亦惟雩多君子信從之若黃公正之問學之密見傳習錄者詳矣固先生高第弟子也是故以黃配焉善山祠祀何公廷仁何受業陽明終其身以身為學甯說之母長母行之不力為是邑人士彬彬嚮往焉其議罷郵夫倡培境土則鄉之人以為有裨於桑

梓者至鉅也是故之三祠也粵惟崇德而報功之意寓焉
大夫士沿而舉之諸耆儒翼而行之君子曰斯謂義起而
秉彝之真心具是矣考禮者固不能以盡訾也先是祀必
醵金為俎豆費久之乃買田奠垂永永濂溪祠壹拾四石
二斗五升陽明祠貳拾石善山祠叁拾石春秋祀品有式
田疆界有圖詳見碑陰皆鄉大夫袁君沂周君文胡君夷
簡子先族祖喬崇等營度之諸君子復為之期率諸後進
詣新建善山兩祠以其講之何黃諸公者討論而服習之
大較語退藏之密不遺乎倫物之著闡寂感之緒必徵之
言行之常非孳孳焉務名高而尠實行者也復有味乎藍
雲都縣志卷之十四 藝文 三十七 記
田鄉約妄說事端熒惑眾聽誣人過惡以無為有之語以
為足中末俗之膏肓也於是每至祠必舉似三致意焉李
生曰予觀諸君子之祀三祠舉其接引乎來學者信有道
也昔中庸一書敘述性命極於無聲無臭微矣然而曰道
不遠人也即子臣弟友慎所謂庸言行者是矣它日又曰
言忠信行篤敬而蠻貊可行也夫使口不道忠信之言身
不履篤敬之行奚以自達於邦家亦奚貴勸說乎性命哉
故夫密於自脩者講之師友矣而務默成其德行審之從
違矣而耻較說乎短長此夫言行慥慥考之躬而違道不
遠者也諸君子之相規勉也則既無異趨矣吾儕循其言

而日黽勉於子臣弟友之間畫地而蹈時然後言苟切已也即藍田之說吾日省而豫禁焉苟非自得之也則性命之理吾日講之日存之又存焉耳甯敢離倍師友暨僅僅倚辦唇吻已哉於是諸君子曰然斯義明而倫物言行之實修無聲無臭之微達且吾向所受之先輩與其願學乎周程陽明者皆以此也子盍記之以無忘崇祀立田者之意涑乃拜首曰諾

遷復學宮記

易學實邑人

當熹宗天啟五年歲己丑雩嘗改建學宮於縣治之左既歷十有二年矣是為崇禎之九年丙子學實時在諸生中

雩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三十八

記

共謀遷復城西舊址請於邑侯鄭公許之蓋雩學溯隆慶丁卯賢書後無僞者是以有天啟己丑之遷迨崇禎丙子再倡遷復之議邑人疑狂舉之無益浩費無所出也相與竊笑觀成敗焉當是時公帑不可發民財不可割惟公家土田為奸豪漁沒可詰於民者取值若干公儲侵蝕者取償若干鄭侯捐俸若干會之可近千金遂於丁丑正月十六日丙申以少宰恭告先師工事肇興二月十四日甲申聖廟成三月奉先師神主入廟五月兩廡廟門櫺星門儒學門禮門義路成舊啟聖祠在明倫堂東北角湫陋甚求蕭袁二姓隙地擴祠并義路左冬泮池石橋成明年戊寅

夏鄉賢名宦正齋道義之門同時告工庚辰春建文昌閣於儒學門內東南上舊劉氏別業也中祀文昌上為占魁樓明倫堂後金星漸夷增土其上用石周砌杜守者為蔬畦先是櫺星門外南距屏牆迫隘至是聖廟進升十三尺廟門櫺星門如之氣象宏敞矣甲申夏屏牆竣工上距丙子經營七年諸生中朝夕拮据者不下二十人然非賢侯決議曷克有成哉若督工者老十二人始終廉幹不為習俗移心七人耳七人者溫立佑李夢元蕭文豹邱循邱溫所得朱承煜王應蒞豈不更難其人歟今倏忽變更二十餘年宮墻燿煥珉文不立余懼事久而名湮沒也謹約畧

雩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三十九

記

記之鄭侯諱楚勳字全初以舉人於崇禎八年甲戌任雩壬午考選雲南道監察御史福建莆田人

巽塔紀畧

易學實

崇禎丙子十二月十八日余與興國廖景菴博士步邑江南紅蓮塘右一山端矗升高四望博士曰此羣峰伯仲中巔出者宜豎浮圖應巽宮巽位因趣余口成銘文醜以三爵會明年丁丑夏文廟落成諸耆老方勃興舉事而工資告竭不得已遍謀素封列子衿者及門則寂然鍵戶間見之而錢穀之穢浮眉目令人厭走諸耆老歎曰當先作泮宮吾老人風雨從事此輩屏息絕跡不見半菽盃漿持相

慰勞尚望其割篋中之藏佐南山之費哉余謝之曰鄙夫不可與語也甯謀諸野乃束筍輿裹一月糧歷雩山以北凡詩書家就而計之歸得若干金肇工於戊寅秋八月十六日閱兩月文峰拔起東南維上連雲表下漾江流雩之人瞻此可以喜耶可以愧耶山北之行正值隆寒衝冒風雪則蕭先歆易巖管生花邱樹芳黃琮馮時耕也至於捐助諸人皆北鄉大姓今廬產滄桑矣而義聲猶在其視富室之名實俱盡者何如哉者老名列學宮前記茲不再書

雩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甲

記

國朝

重建明倫堂記

易學實邑人

雩都重建明倫堂在順治十年癸巳秋攻位始也明年甲午冬工告成功越康熙改元之歲壬寅乃克紀其事堂原建聖廟後當天啟乙丑廟遷縣治左堂存舊地未毀也崇禎丁丑遷復而堂仍之然聖廟比舊進升十三尺基增三尺則堂前加隘矣至是諸生謀新之盡撤舊宇進升九尺增高一尺五寸中明倫堂左藏書右庖庫前為丹墀東西序翼以崇德廣業二齋經營歲周程材鳩工皆捐自諸生邑縉紳佐之凡

民不與焉學實謹記而申其說曰明倫之義本子興
氏然君臣之倫大矣父子之親恩莫摯焉吾不忍謂
世之人固有父不慈而子不孝或有之固禽獸之不
若也奚可與人同類語哉若夫兄弟夫婦朋友三倫
者則難言矣孟子之告曹交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矣乃先明其義則惟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
長者謂之不弟夫舍孝而獨先言弟若有見於弟道
之常即一疾行徐行之小且易者習焉況其大者哉
故禮記世子篇曰世子齒於學也國人觀之曰將君
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眾知父

零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四十一

記

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
也然而眾知長幼之節矣故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
者世子齒於學之謂也若是則齒之為義尚矣蓋君
臣父子兄弟之由全者也然而家之齒敘於兄弟鄉
之齒敘於朋友今學宮之有明倫堂蓋合鄉之朋友
少長講學習業其中者也使鄉之朋友登斯堂也而
眾著徐行疾行之道焉推而上之吾知其必能為忠
臣為孝子為悌弟矣使鄉之朋友登斯堂也而不眾
著徐行疾行之道焉推而上之吾又知其必不能為
忠臣為孝子為悌弟矣故三代之學皆取諸養有虞

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豈非上齒之謂歟嗚呼盛矣三代之所以長有道者正以自天子之元子眾子與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以至凡民之俊秀凡有造於澤宮者莫不明於齒讓之序而又天子之至尊設三老五更之席位於東序以合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則人材安得不茂勉風俗安得不敦美朝廷安得不收作人之用哉及教之衰也燕昵之私勝而孺慕忘矣室家之念重而王事廢矣與之歌

雩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四十二

記

脊令伐木之詩不如鷄鳴琴瑟之怲怲焉動心矣若斯人者登斯堂也豈不有媿於中乎抑余因是而尤有感於楊雄氏之言也曰使孔氏之門用賦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如其不用何然則今之為士者如徒曰吾能為文章吾能致通顯而遂不媿於斯堂是則楊雄氏之所譏而非吾之所謂明倫之說亦非先王之所以立明倫堂之意也

孟口辛峯塔碑記

易學實

雩水東北來滙甯會兩江抱城南而西折十里曰孟口連亘三山臨流橫截自邑城據高西眺當奎婁之

次明天啟四年甲子實方弱冠在子衿中隨先輩李光春邱完斌溫景曜邱好古孫仲璧時碭山令易君世璧尚諸生也相與謀以禮幣致堪輿閔海門者至雩閔中州人負時大名尤為吉水鄒君忠介公所重至則指是山中峯曰雩辛位也振興文事當豎塔峯頂應之崇禎三年庚午邑人始謀鳩工二級而罷入興朝順治戊戌再撤二級新之又以貲力不繼而罷康熙四年己巳邑薦紳謝天詔梅賁英邱昇循黃宜發蕭祥雲黃志浩曾思位邱政易大遇僉謂時雖遷流前緒宜竟吾輩苟心盡力趨寸而累之不九仍止乎維

雩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四十三

記

時諸生則黃琮程之驥易上幹朱承循易學瑤嚴文式張正璧曾尚悠奮興首事實與碭山始是役者尤不敢不趨佐成功矣乃選庶老黃汝聖黃仕宦朱承懋胡承寵高應兆管天志易學造蕭和性易咸粹張仕纓李日熟高尚閔會志尹會逢帝邱夢虬邱文煌飭物程工朝夕勿懈又二年丁未會邑侯黃梅張公莅雩益嘉其事捐金激勵靡不詳摯是以工作立興遂告成於己酉歲夏六月計費千餘金而胡劉二族

三馬雖首事經營不避怨瘁非藉賢侯率作在上烏能舉四十餘年難竟之功觀成一旦

哉諸君俾實歷記事緒實因考邑乘先哲李養愚先生重光塔記云宋嘉熙時邑人孫嵩修復之後元泰定四年蕭貴洪復新之費以萬計至駸駸就圯乃移龍舟贖鬼之資葺之又蜚英塔記云塔址本寄莊賴氏地易以所禁淫祠儲金賴遂奉其地來助蓋激於右文之意也而實之創起巽塔於江南紅蓮塘貲費皆出北鄉大姓由是觀之前此三塔修剝兩取之草除淫祠之費一取之北鄉大姓之貲數百年內偶逢興造寄莊者尚激於右文之意而著姓素封如孫嵩蕭貴洪者指僅兩屈然則人之多財善審所施亦甚難矣至若龍舟淫祠猖狂恣肆今不異昔雖不能令其損無益作有益然習俗流波則實賴賢者有以砥之也今且與諸君躡級登峰仰奎婁之間光燄萬丈知其中必有遺俗拔起以屹峙中流者豈非孟子所謂豪傑之士哉大易不云乎可大則賢人之德可久則賢人之業余亟望之矣

宣義大將軍尚之孝平寇碑記

易學實

康熙十七年秋

天子顧茲南服

欽命宣義大將軍往綏海隅曰惟汝元戎所過有藏疾於

山伏戎於莽者汝當濯征霆掃俾此羣黎出水火而
登衽席以紓余一人宵旰憂是汝嘉績將多於前人
也於是大將軍肅將

天威整旅南指先是康熙十三年閩粵軍興盜名字者蠟
起時贛之興國流弊聚眾保據崖石釜險廣袤西通
吉安之永豐恭和萬安諸縣而東北則接甯都雩都
石城瑞金四邑之境然當其發難之初當事玩之官
兵易之殆於滋蔓九寨連附鳴張狽依煽聚日繁漸
難圖矣六年之內習用羈縻賊遂敢殺我信使卧榻
之側鼯息雷聞置弗問也惟我大將軍以十八年六

雩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四十五

記

月十八日辛巳師駐雩都都督李以江撫標兵至總
兵許以南贛鎮兵至吉則萬安龍泉永新贛則甯都
瑞金會昌雩都興國之防兵義勇先後雲集辛卯誓
師鼓行大將軍下令曰往者官兵進勦皆未至賊穴
一舍之外而營是我兵示怯而賊益輕我甚者曠日
持久不見賊而還非師律也今與諸將士約賊雖狡
而實愚狃於往事謂我兵必不深入今出不意疾驅
奪其阻薄其巢窟賊可旦夕擒也是夜師次長布壬
辰駐虎坑癸巳直搗崖石高壘相望賊深溝重柵以
抗我我兵圍其東南西三面而北絕其水道謀告乾

田寨去崖石三十里盜糧充積夜則間道囊負接餉
崖石大將軍用謀言先以奇兵襲破之斬獲無數丙
申攻南寨賊倉皇救火寨垂破值注雨退兵壬寅我
兵蠶擁登山攻益急破其北寨賊窘懼乞降大將軍
不許癸卯賊魁自縛伏轅門曰崖石負固六年官兵
每聲言進勦軍距崖石風馬牛不相及未嘗一矢加
遺不意將軍親舉玉趾從天而下我等膽墮魂游復
敢叛服不常哉是役也游擊將軍張芳預幃幄新安
鮑楚生實參軍事身當矢礮督士卒先登者中軍都
督胡順左右游擊何奕賈重俊及因壘就降執訊分
別良民子女還所親屬者顛軍司馬孫公復也至於
士飽馬騰則峙糗糧供楨幹多藟交雩令張激無敢
不逮由是上首功外所俘獲與器械輜重牛畜分賞
將士幕府紀簿茲不備焉一時百里之內牛酒日至
歌舞載道頂盆瓣香向大將軍號請曰自軍興以來
百姓既遭蹂躪又苦供億已無生民之樂矣今幸大
將軍不旬日遁寇蕩平始獲更生竊恐根株雖撥轉
睫而枝葉扶蘇復尋斧斨此方百姓豈堪再乎大將
軍曰予誓滅此朝食以報

天子今崖石歸誠鯉公首惡伏辜餘孽散遣我陵我阿矣

至若近七十餘寨如城崗佛嶺迴龍寶石中邦雲霄
等九寨皆次第芟蕪或逃離歸籍或降邱就土審其
要害留兵守之善後機宜經營成緒豈至遺種茲土
若顛木之有蘖哉汝當佃汝田宅汝宅鼓舞以樂太
平有日也頌曰於

皇景運四隩蒙庥蠢茲蟻醜穹覆為仇如叢有虺如樹有
鷓其生朝夕亦若虬蟉

天子南顧聿求厥寧咨爾勲碩文武惟屏簡書赫若七章
朱裸大江之西黃龍青雀元戎直指嶺北重灘崖石
峩峩輟畊而嘆自矜螳臂當我大車惟大將軍羽扇

雩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四十七

記

虛徐六月棲棲赤日吹霓窮猱落膽始悔噬臍千羣
面縛將軍不許了此五日吹鏡振旅釜魚檻獸刀俎
齷肉軍門號泣渠魁乞宥繫纆連連奔角踴踴南人
不反望公如天乃棄其刃乃折其耆蔡人吾人安於
什五乃命司馬乃別貞邪良民子女悉還於家提攜
道路涕泣感恩婦依其夫弟依其昆子依其父祖依
其孫何期再世聚守家門我家我室我田我牛自今
以後始望有秋

王旅在市肆則不變

王旅在塗行人舞忭六載守埤五漏嚴霜今弛夜柝我衾

我裳三郊三遂免於徒役大東小東酒漿罕責馬牛
不逸雞犬孳生烟火千里聲聞吠鳴未破我斧未缺
我斯九罭袞衣公芟在棠武侯瀘水叔子峴南千秋
萬世有待而三

白雲堆記

梅賁英邑人

予嘗往來西峽遙見白雲片片飛入空翠中則相與
指而語曰此必白雲深處也順治乙未仲冬始與諸
子訂西山游放舟夕陽及岸則江村月落矣明日舍
舟陸行使山僧道之行二里許奔壑層崖凌空盤曲
僧向余曰舊龍湫也龍去而窟出矣得門焉叢曰龍

雲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四八

記

巖級而下敞如堂堂左一石倒垂類渴猊獅龍鬣甲
飛動對之色慄石微竇水溶溶出滌流若帶然不辨
其所自來也後有石榻翠幕周垂深冥如與方謀坐
榻上忽白烟從空際飛來鴻鴻濛濛形色半沒逐烟
而出折而上徑漸險駭鹿驚麀雜施林樾進此即太
虛巖也雙懸碧乳形類鑪鼓僧以石投之鼓聲不壯
鐘則錚錚如金玉石落而響不歇余曰非子瞻所云
周景王之無射乎戀其響不欲去步巖後小洞洞甚
黑窮之忽中透一縫天光微渺即所稱一線天也出
洞口西登其巔及半見翠壁破空雲氣滄之不問而

知為白雲巖矣石皆玉色珠光嵌空玲瓏恍惚炫目
分坐石上命童子疾穿之倏忽隱見如俊鷲出入雲
中不可捉摸余拊石歌曰萬壑染秋雲乾坤怪未了
遊人無古今天風醉花鳥躡白雲巖而上滿山皆采
石光潤靈奇如空天散采色態幻變僧曰此非所謂
白雲堆乎余與諸子摩挲碧落真令人作天際想僧
請下山庵禮佛澗水步步隨行人飛流問僧水從何
來曰自洗心巖余愛其名急引至巖頭狀若龍首泉
吐口中瀆湧怒發方知龍巖之水至此始出也沿溪
歸一帶潭烟石霞飛舞追送余徙倚之回望白雲堆

零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四十九

記

如天半彩霞飄忽斷續龍巖如老僧劍客幽壯蒼寒
太虛巖如謝道蘊坐青綾步障中神情散朗至於雕
空鏤影如騷人才士挾怪搜奇則白雲巖也是夜宿
舟中覺雲片紛披几榻間遂呼童子敲火為之記
劍建龍獅山菴碑記

梅賁英

崇禎癸未余讀書龍坑庵偶與庵僧古華散步荒原
行三里許遙望竹樹鬱然梵聲隱隱出林樾間古華
指謂余曰此龍獅山也住持者為隱中隱中舊籍南
豐姓王氏在天啟甲子間自盱江來謁天圓祖師遂
祝髮焉苦志薰修同學皆敬憚之遂於崇禎戊辰與

本師湛初手闢此山為住靜計迨丙子歲聞有僧說
戒信州峯頂乃之信州受具足大戒復歸此山己卯
湛初示寂於龍角隱中迎師歸瘞於本山之正坑築
塔香供於弟子禮毫髮無所歉且秉性質直種茶藝
悉外於世俗一切聲華弗好也古華語余如此余曰
此真實本色道人也今日不可多得遂與古華登其
堂見土室數間編茅覆之前後繚以竹籬宛然塵外
精舍須臾隱公出肅客容貌辭氣樸拙不類今人余
始信古華言為不妄自此遂恆與隱公往來及

國朝順治戊子豫章兵起虔城受圍雩江上下騷動余挈

雩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五十一

記

家避磊石隔隱公靜室僅一山耳隱公迎余至其廬
余見堂基稍拓矣向之覆以茅者易為瓦繚以竹者
易為垣留余宿十餘日而真實樸拙之氣無異曩時
一夕語余曰吾欲更拓茲地中建佛殿一區翼以廊
廡材石已備但遭時擾亂而工不得成也余謂隱公
姑且俟之今

聖人御宇四方叛亂者以次削平隱公遂得成其夙志余
十年來四走京師勞勞車馬間無虛歲遂不得過隱
公山中一敘舊濶并觀新創宏規今年春息影家園
隱公屬余族弟允祥來言曰吾山庵辛卯告竣度材

定基始於甲申而落成於癸巳之秋於今已十三年
久懸一片敬待居士記之余因憶與古華初訪隱公
時至今一十餘年而此地凡三變始也隱公從豺窟
狐宮灌莽荆榛之內闢數武地蔽風雨耳中稍擴而
大之今則莊嚴梵宇允稱檀檀香林矣然則盛衰興
廢之故豈不係乎其人哉昔之蒙翳荒墟得遇隱公
而忽變為琉璃寶地焉知今日之琉璃寶地不復化
為荒墟之蒙翳乎是在繼起者善承之耳嗣隱公後
者當謹守勿懈無負隱公與湛初師當日開山之力
則厚幸矣余因隱公請遂為之歷敘茲山開創之所
自并余與隱公往來之始末如此待涼秋氣清余將
幅巾草履再遊茲山一觀佛宮之勝或斯記中有未
備者再補之

重修明倫堂記

管秦韻 邑人

歲甲申夏五月巨浸稽天洪濤泛地雩邑公私廨舍
城郭雉垣同日傾圮垂老戴白之人咸咨嗟驚嘆以
為百餘年來僅見之災異越二酉丙戌邑侯盧公相
其緩急捐俸修理首城垣次官廨而於文廟尤亟焉
脩葺丹雘煥然一新復以明倫堂塵封朽落不足以
壯觀瞻而稱宏麗丁亥冬命工從新重葺等棧嶙峋

棣題魏煥工畢親書大學聖經一章於屏障以為多
士勉邑紳士感之屬謨簪筆以記其事顧謨末學自
愧才疎何敢以卮詞進因思侯莅雩以來善政不一
而惟設義館修學宮崇興文教為人心最不能忘則
謨又安敢以不敏謝蓋古者建學非特為佔畢之地
已也凡鄉射養老尊賢使能攷藝選言皆於是焉舉
而出兵受成訊獄獻俘無不由之是故魯作泮宮詩
人美之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又曰濟濟多士克廣
德心上下之間相成以德而梗化者卒遷於善故又
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贊美之詞惟舉乎德而土木

雩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五十二

記

之工畧不及焉可謂知所本矣今侯之德嘉惠斯文
已厚士之沐其教者日新其德以稱其作興之意將
見德化所及無遠不孚魯人之頌禱有不復作於今
日哉雩古漢縣也理學節義代不乏人元宋以前遠
不必稽先明三百年間如何黃袁管諸先輩孜孜講
求乎致知格物之學故其嘉言懿行相傳不朽而李
中丞大婚一疏植綱常明大義與鄒吳諸公名馨史
冊謨叨附賢書文章事業遠不逮乎前哲然於倫常
名義不敢不兢兢自惕所願自今以往凡我同志登
斯堂也相與求盡乎君臣父子夫婦朋友昆弟之倫

究心於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訓則雩之理學節義
後先庚續庶無負我侯樂育之深心焉豈特人稱望
邑而已哉侯諱振先字孝則三韓人佐其事者典史
慈溪之劉諱孟輝字雲卿也

修城記

曾紹侃邑人

雩屬贛上游當五邑之衝遙接閩廣山魑嘯聚乘間
竊發作雩保障實賴金城顧城三面臨江春夏之交
每遭水決莅茲土者屢修屢圯

國朝康熙甲申之五月洪水泛漲城不灌者僅北門數堞
自東南西三門城垣倒塌共計一百六十一丈四尺

雩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五十三

記

公廨民居漂沒者十之三四兼前歲無收疫氣竝作
流亡載道人情洶洶邑侯盧公賑饑救溺撫循備至
始有起色顧瘡痍方甚工築難興侯乃命伐木取竹
編為重柵為暫時防禦計是秋有年遂捐俸漸修越
二年丙戌又汨沒於洪濤間矣侯因思修築之費不
下千金公帑既無所儲糧里又不可派會流寓雩地
者頗漸殷盛欲附雩籍而苦無因侯因招之俾佐城
工費隨其願力所輸填入雩籍於是四鄉嚮應歡欣
樂助計收銀若干侯旋發耆老總理其事於丙戌年
大興工築堅緻牢穩視昔有加侯又時親慰勞越丁

亥年三月而大功告竣先是城南濠口地最卑水最
猛脩後輒圯侯乃令運巨石堅砌隄障以殺其勢至
是始此然金湯矣茲役也計費千金而坊廂里中絲
毫無與即一土一磚咸給現錢夫雩民之凋敝久矣
使承大旱大疫大水大饑之後少累里民民將不堪
矣又何以作吾雩之保障乎侯乃不擾一民不歛一
錢於談笑指顧間俾流寓者鼓舞踴躍以從事則侯
之廉能才幹誠足為後來任茲土者法而又以慶雩
民雖遭時不造幸遇侯之來之有以拯之也侯諱振
先字孝則三韓人助修城工黃羽成蕭若敬郭開明

雩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五十四

記

南仲盧伯淵蕭鼎士劉德舉許德易德畧楊東泉湯
益遠曾維宰周維貞子高謝聖一盧德安劉世昌管
君元郭魯生蔡伯瑞張而昌蕭伯偉甯叔會動生嚴
萬益周季賢劉中黃李長元湯廷選劉元信茂蕙袁
仲宏謝海叔劉其祥永吉隆文曾添生楊飛萬鍾士
廉文偉鍾天禕曾東山張迪卿李萬祝盧文客

重修廻瀾閣記

曾紹侃

閣去城西外百步俯江之濬按雩水自甯會二河趨
白口合江順流而下十五里至此將逆折而西為一
縣水口形勢家謂其迅逝奔放宜建高閣以障之庶

淵淳紆緩不覺一往怒張先明萬曆癸丑明府阮公
創建飛閣顏曰廻瀾逮明末甲申乙酉間兵馬絡繹
閣漸圯入

國朝順治己亥常山李侯脩焉而文瀾砥柱題匾則吉水
司馬李梅公先生筆也康熙甲寅崖寇蠢動閣為兵
馬踐踏地癸亥東阿劉侯又修之祀神其間今甲申
之五月洪水暴漲閣復為巨濤所嚙三韓盧公朔望
謁廟心甚歉焉顧理煩治劇迄無甯晷乃於城垣聖
廟城隍分司諸役備舉後擇丁亥七月庀材鳩工煥
然新之於是年十一月落成廣閣西地若干閣東地

雩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五十五

記

若干沿河築堤以防冲塌夾岸種樹以為護衛登斯
閣也覺水光山色恍然來會而不知大江之杳然而
去也余思當明神宗癸丑時海內文明民物豐阜故
賢司牧刑清政暇得為吾雩培風土乃將近百年而
雨阨於兵一阨於水至吾盧侯始大闢修之而巍焉
奐焉則豈非斯閣之興廢關乎氣運之盛衰而若有
待焉以彙成吾侯之嘉績哉余既喜侯之長材遠馭
事無不舉能推其餘力以及於斯閣而又行見吾鄉
之漸致豐阜毓靈鍾秀當必有應運而興者之傑出
於其間也遂援筆而為之記

重修城隍廟記

會紹裕邑人

萃雩封一十四里其延袤不下他邑然地雖廣固賴
賢司牧主雩祀者理之調元贊化禦災捍患則城隍
實陰相焉雩古漢縣也按雩城北舊有漢灌嬰壘相
傳為城隍神其說近幻然從來久矣洪武初始建廟
於縣治東憲司之左顧守土者俛脩俛圮洎崇禎九
年莆田鄭侯令雩始捐資儲材合士民義助盡撤其
舊新之費計五百邑侯鄭碑陰詳之矣然後殿尚未
遑也

國朝庚辰夏住持僧以募修後殿請於邑侯趙時趙侯已
雩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五十六

記

請致候代修不果因疏冊付僧俾四方慕義焉迨甯
邑令王侯攝雩鳩工庀材欲竟前緒又以資不繼而
罷越明年而盧侯適來敝者舉廢者興謂前事未竟
後來責也乃於壬午秋大興厥工經營籌度不資旁
助而後殿遂成不數月而後殿廡成廣視深之幾高
視廣之幾規模宏敞神獲妥侑矣先是正殿及前廊
兩廡為駐防戍兵所據牛溲馬勃腥穢難堪會甲申
大水前廊兩廡倒塌殆盡侯因嘆曰非此大懲則兵
不去兵不去則神不安神不安而雩何庇焉然戍兵
作踐已久驅之而不為之所保無譁而肆乎因捐資

若干易憲司近地別構營居盡遷之遂於丙戌冬又
肇工修正殿及前廊後廡焉入丁亥夏而大工告竣
黝堊丹雘煥然改觀而且新神像復會所一舉而數
善備矣余因思之因陋就簡者無才好大喜功者難
繼乃侯以前兩公未竟之緒一旦不動聲色費不貲
而贍功不勞而集且以數十年營兵豪據之所依然
清為殿宇則若侯之經綸豈易更僕數哉今試仰瞻
棖桷環矚殿廡俯視堦除神耶人耶不得不歸美賢
侯矣事已越歲無記裕因執筆而為之書

重遊羅田巖記

宋應桂 邑人

雩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五十七

記

庚申二月辛卯余過友人王君家有談羅巖之勝者
亟思一遊座中有客曰余請為前導初至雩陽一覽
處便知此中別有天地旋從曲徑入巖之左為觀音
堂石穴深數丈高不過六尺諸佛像在焉外為樓樓
之上亦列諸菩薩像右折而入為閣有濂溪先生像
陽明子書閣榜暨石刻鐵畫銀鈎令人敬玩不盡未
幾客輒促予行過觀善巖巖石刻詩句甚多未暇卒
讀山之頂有鎮武祠前後平廣多古松半晌間客草
草促余歸矣歲庚辰楚黃王公厚齋令甯攝雩策公
之季子及其幕中數客謂余曰羅巖為先賢巾拂之

地不可以不遊子能為東道主乎余聞而喜甚蓋余前此未盡其遊之致怏怏者十年遂市酒數斗茶鐺竹爐命童子持以先往余與諸君緩步渡江至巖先登濂溪閣從容成禮談先生軼事誦岳忠武訪黃龍詩賡和數次乃造觀善巖觀羅念菴大書石刻凡諸留題悉反覆吟咏稍別其妍媸時日亭午諸君以為觀止矣余曰山之頂可無遊乎於是歷險仄或俯而猿行或曲而蛇行或橫足而蟹行童子翼之乃陟於巘忽聞農歌競唱好鳥聯吟復移步松陰下聽天半濤聲如笙簧之奏下山復坐觀善巖童子持杯斝以

雲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五十八

記

酌諸君謝余曰名山之慕久矣賴子得盡其勝子惠我多余曰十年前遊僅半晌今得從諸君後一一賞之俾山靈不我誚我惠諸君乎諸君惠我乎遂相與劇飲頽然而後歸

遊需巖記

宋應桂

邑西南四十里有需巖王翼道先生栖隱處先生於宋皇祐間舉省試第一不樂仕進歸隱於此題其山曰晤山泉曰靈光液松曰甘露松鑿石袤丈曰涵虛洞洞之右則為需巖巖畔桂樹叢立稍折而下為釣臺予為童子時讀邑乘已不禁悠然神往矣今年五

月過歷山蟲蟲之氣夜猶逼人思得一清幽處避之
及門丁子美文曰需巖去此不遠曷往遊乎予聞而
喜甚比就寢不能寐思明日之遊其蠢然而秀聳者
嶠山耶瑩然而清潔者霏光液耶盤鬱而蒼翠者甘
露松耶聞蓮峯有甘露栢赤日過其下霏霏濛濛衣
袂都濕松其此類與巖名需需者待也蘭亭待右軍
而顯輞川待右丞而傳先生有待於巖與抑巖有待
於先生與第不識所謂釣臺者亦如富春之游雙峰
並峙俯視世人否耳目未接意想所因是所謂需巖
者已不啻一夕卧遊矣俄而東方既白急促丁子具

雲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五十九

記

膳行十里許忽見萬山廻合狀若眾星環拱因捨輿
步行歷歷過之不覺爽然與吾伏枕之所思無異巖
前瀑布晴飛斜陽反照如珠簾瑟瑟則邑乘所未載
惟巖屋數椽窻櫺榱桷或闕或朽寺眾斬眾木以支
石磴盤斜亦頽塌而不理則又不勝世遠代湮人往
風微之感也最後覓釣臺得諸山陰百步之外時金
烏欲下遂禮翼道先生像賦詩一章而歸丑五月
既望日記

重建中丞李養愚先生祠記

高應星 邑人

自古士風向慕之正關係文運之興向慕正則必有名儒碩德卓立傑出以主持乎綱常名教之重與身心性命之精邑有一二人亦足稱祥麟威鳳矧聯翩崛起謂非鍾靈毓秀之地耶雩理學大儒自王需巖先生當宋仁宗時濂溪周夫子通判虔州探風問俗遊雩羅巖而需巖先生與之講先天之學大相契合其歸作詩送之有臨別溪頭承誨囑此心當為聖賢求之句以斯知吾鄉理學淵源遠有所自厥後王公陽明講學虔臺而雩又有何黃何管袁五先生執贄

雩都縣志

卷之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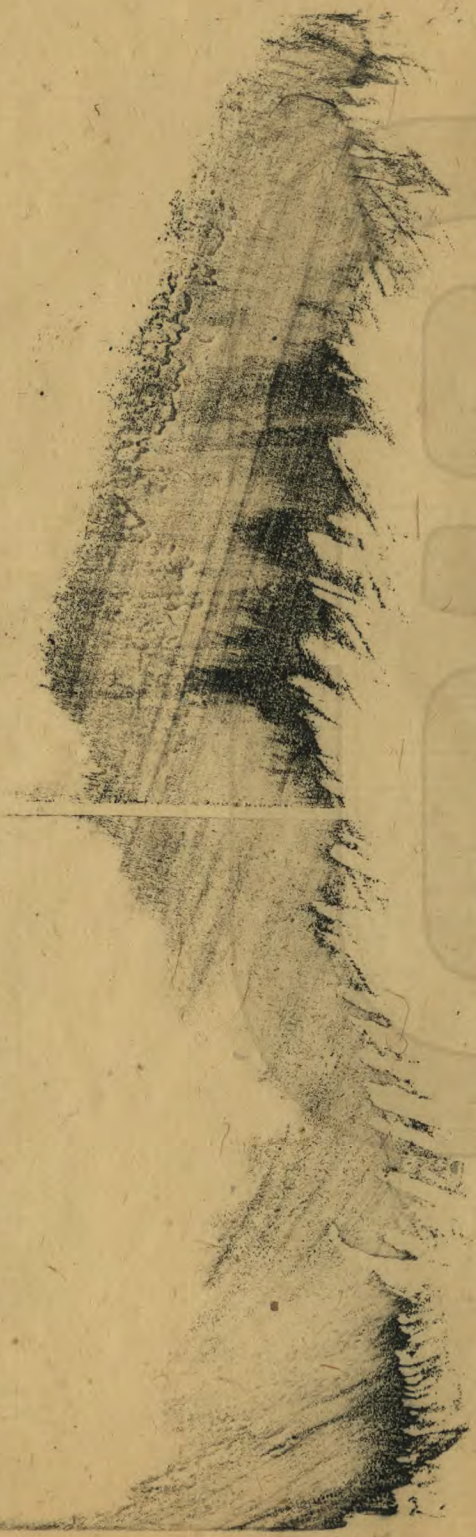
藝文

六

記

其門王公各具品題傳稱遠近迨嘉隆之際淑氣所鍾篤生養愚李先生以冰雪之姿究心理學其於綱常名教之重與身心性命之精靡不兼綜條貫身體力行不隨影響附會之說故讀先生之書者咸有所發明先生捐館後人敬慕不已相與建祠肖像春秋俎豆與濂溪陽明善山諸公列為四祠之祭以振興後學百餘年來祠宇漸圯椽椽蠹朽皆因坐向不順水逆使然觀者太息而肩任寥星不忖謏陋乃與同輩謀所以修葺之又懼人微言輕弗克倡率乃約祖父在祠之賢裔分班值事共勦厥美移向就光從新

鼎建昔之傾頽憑漫煥然改觀費雖出於四祠公帑而諸君矢公矢慎竭蹶經營必欲抵於鞏固美備所以四年祭剩之銀分毫不私規制既以邁前謨謀足以啟後從茲理學碩彥將有接踵而起者豈第四祠而已哉



玉荷巖記

曾躍龍邑廩生

玉荷巖平溪獅山諸巖之一歲丙辰予受張氏聘課子弟於獅山凡二年今始得遊巖當獅山之左巨石角矗列峯峻起峭厲嶙峋觀者賞之而崎嶇與折徑既僻人遂不遊時八月初二日贛縣袁又瞻亦館張氏家塾偕予邑易恪如譚非愚張純夫來山訪予又瞻勿隨父出投生徒讀書茲山其勝得備悉也因為予言玉荷巖之勝烈日停午予極興發葛衣蒲扇首遊者復益二人張洵若予門人譚天泰相率並往巖前後有門相通又瞻云自後入境愈幽而曲純夫云

雲都縣志

卷之十四下

藝文

六十二

記

後則巖門水冷冽跣足可涉前入更爽也同人遂引前行至巖門聚石層累高數丈中開一隙約可尺許逼仄必挺束側身始得入轉足定步復羣石攢蹙拊磴攀塊高下出沒可數十武予竚立磴上俯矚清流漱石罅溽注盪漾隨曲成致既而下石磴尾同人入巖奧如曠如手掬寒泉涼生兩腋巖上下石色皆白潤再進附壁張脣其廣長似舌之坦出然清流激其下予跨流而過坐石脣上上可容十餘人湊壁之下隅根巖頂石笋倒垂儼如荷蕊大若斗向外一瓣拆起似挹露半開者餘俱含苞未分而瓣形簇簇仍可

數予駭異愛玩久之同人前呼者荷盤予曰惜境少
暗不得細覓其奇又瞻出呼童子取火至由是得火
見盤於所坐石脣上根屈曲自下擎起高可尺五濶
倍之圓展而罄其口盤間分水池若蜂窠大小不一
俱石根天然格就巖頂石笋如拳者鐘者椀與盂者
峯尖倒垂總如荷之初出試燕焉當荷盤間並蒂兩
大蕊又瞻云往時有泉自兩蕊下如露珠滴瀝盤池
上水滿清冽綠漾莓苔愈怡觀也今無之於是離荷
盤下石脣持火跨流看荷花花自巖頂倒開瓣大細
以百數如乘時怒放立其下又如寶蓋可覆五六月

雩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六三

記

距花右進復一大蕊如斗含葆欲吐無異壁之下隅
者花並蕊俱玉色與巖石上下相映而花蕊繁布石
屑似銀星之霏霏其間荷盤往時積水今旱涸古苔
凝結色特綠暗予曰此正巧肖之無不合者也當未
入時覘積石層累開僅一隙且疑其無路又安知其
中之所有哉然巖之玉荷自若矣生之一日培之百
年人不遊而失焉所謂玉荷弗怪也遊之而賞之玉
荷豈其修容而媚人然予誠恐持此以語人而人之
未遊者多也歸而作記聊與同遊者相賞耳

南庄草廬白雲樓記

管樂邑人

予年數歲輒愛視雲先君子居南庄構草廬數間有樓其然臨其上牕疏四闢雲固可環而望焉當其風日清美明霽在天紺紅蒼翠堆藍潑墨頃刻異觀而其淡然澄鮮素質不染如遊絲之搖曳晴空如層波之委屬銀漢則有所謂白雲者尤深予念焉當是時先君子課予誦讀其中而母夫人司內政予小子日侍二人側承顏適志執經問業之暇輒望白雲而矯首神為之凝形為之釋舉天下之樂若無踰於斯境也稍長閱史書始知有狄梁公望雲思親事喟然曰吾生而愛雲將徒所愛在雲耶抑已實自有其摯愛而特於雲乎寄意耶然當是時雲固無恙耶無何及加冠之年而白雲之形倏變矣又踰五年而白雲之形盡消矣蓋廿歲失恃廿有五年重失怙閔予小子遭家不造雖復白雲在天徒嘆夫子視之茫茫而已問有如當年之愛而不釋焉否耶雖然白雲無不在也予猶記失怙後饑驅四方道楚陳宋魯齊趙以至於京師得成進士又十年而宦遊楚南旋遷楚北其間所歷之程所至之境所馳驅極目之地所電勉臨民之區無處不有白雲而或望之而黯然也或對之而淒然也或窮陰凝閉而祇覺鬱鬱乎予心也或風

塵囂霾而彌覺昧昧於我思也蓋白衣蒼狗幾與赤
狐黑鳥殊形同觀而非復向日之明霽在天者矣予
今息駕還雩南庄雖非吾有去吾居咫尺時一過之
草廬改觀高樓已壞白雲盡矣縱使廬與樓日存吾
目而望白雲之心恐幾幾乎亦將盡也然則望雲之
異非以草廬異也抑非以白雲樓異也其以吾廿有
五年以前之雲與廿有五年以後之雲聚散不常變
幻無端故心與之異耳嗚呼孰使予摯愛根於性生
戀戀而不忍釋者竟莫能保其初終也雲實為之與
子實為之與

雩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六十五

記

白果樹記

孫明智 盛京人

雩陽漢灌嬰城也城小而堅通達江潮環山襟江來
龍盤結形勝佳麗平疇肥沃亂溪潺湲羣山合抱中
多膏壤萬木陰森茶子為最物阜民殷有自來也風
俗純樸士女信善教養宏深耕讀肄業

熙朝雅化守令維新比屋絃歌已登樂土余歸自瀛州
依邑宰盧孝則度歲臘已將半月如春專出西郊
訪生佛寺頑石砌徑曲折田間梅花引勝厯亂園館
襟懷沁香如在山陰道上度小石橋一沙彌來迎事
在竹木中隱隱鱗次山門向西趾顧江口浮圖已滅

雄峙而沙洲之金銀炫耀鬱於夕陽峰巒清蒼於
雲端林木聯蹕於村落長江如綫湯湯而
類嚶嚶而鳴竟不知此身在幾洞天福地也僧指向
南一殿云古之彌勒院今為陽明祠尚未暇經謁仰
視題顏勅賜明覺生佛寺已心知為雩之古刹也門
內坐布袋一尊鐵爐高三尺左右兩鉗稱之亦覺古
致兩廡即配殿猶存長廊勢大雄如閣佛皆唐像瞻
禮畢西柱傍一碑類玉晶瑩青色碑陽乃唐咸通年
重修鄉貢士某所記文不勝暢僧云碑陰乃解大紳
親筆所撰急命秉燭讀之沁齒爽神上下古今縱橫

雩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六十六

記

千萬撮於筆端不翅身臨目擊而一種幽秀俊逸光
怪陸離之氣殆與驚鴻游龍勃勃而生動也亟進後
殿瞻龕中金粧肉身幽暗非燭力能爽歸不成寐有
酒盈樽酒盡成五言三十韻欲追步後塵

寺創梁天監勅顏曰福田能令花鳥勝必有大因緣
豈不歷兵燹亂不及林泉而况茲葛居猶為眾所憐
傾圮隨世運唯在道心堅一碑紀重葺乃唐咸通年
祇稱人善信更覺法無邊碑石酷類玉扣之聲淵淵
至宋祥符間有僧聖而顛來主僧伽院葺酒恣流連
行歌悉識兆掃盡野狐禪時人莫知重竹反達其元

又結一義姊援之超梵天何以知其故留証大覺仙
曝書日集衆趺跏而化遷香雲護法體垂示不忘筌
有人遇於蜀偃僕話俄延歸疑隻履去龕中髮紺鬚
姊親為削除金身至今全高皇初定鼎詔告名山川
奇特之寺觀不惜御書宣福田改明覺華袞豈從前
徑遭祝融厄像竹兩巋然洪武廿八載解縉來守虔
因訪御書樓到雩諮時賢異人而同辭表異信可傳
咸求先生文落筆走雲烟親書於碑陰更得名手鐫
我來秉燭讀目力為之穿如入萬花谷復值月娟娟
歸而不成寐聊賦客游篇

雩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六十七

記

望日陰親以藁示孝兄謬加贊賞思謀
勒石覺胸臆
猶有未盡之情復成五言近體十首

臘月古寺靜晴日野梅香郭外人家少樓頭江路長
恰當離百越偏又阻雩陽春氣先松竹青蔥隱上方
舒徐步石徑爽朗立山門風隱高低樹雲浮遠近村
叢林歷興廢旅客送朝昏人鏡誠俱奪將何禮世尊
題顏仍勅建基址幾重修落落長廊暗巍巍大殿幽
香燈明一綫鐘鼓壯千秋世代催凡聖諸天在上頭
砥砢誠類玉名士琢為碑細讀兩篇記催成十首詩
文章真不朽事蹟與俱奇只恐重飛去煙雲常護持

三生幻色相大道滿寰區杳杳西來意昭昭萬法無
睥睨傀儡場播弄摩尼珠試向龕中望此僧骨不枯
江山仍是臘日月竟如春助我出遊興逢僧不壞身
趺跏常打七舍利自通神意識兩忘境真堪省世人
西郊何閨寂香殿更陰森秉燭讀封勅三朝之玉音
盛衰隨運轉功德入人深妙在無生訣先從平等心
雲靄維摩室風揚法寶幢萬緣空眼界一口吸西江
顛倒僧規矩倘佯老面龐常將無孔笛吹出自來腔
清虛思太古薄暮肅塵寰不耐江風起且隨村月還
歸當傾斗酒明復扣禪關檢點詩中料無非水與山

雩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二十八

記

詩到老纔古飲因事更豪得來如夙構樂此不為勞
明月情何厚前途志漸高再磨一石碣留以表牢騷
既望大晴明遂再至寺訪巨竹遺蹟細瞻肉相貌與
年齊殆百歲人也聞在當日師亦不自計所歷之世
臘住持云有化書一卷拔遭兵火已無從覓考矣因
得秉燭讀宋元勅牒三碑記其功德在人凡水旱瘟
疫盜賊刀兵祈禱響應歷驗如繪三加為靈濟慈佑
慧應大師始悟大紳先生守虔來訪尚不深信兩朝
勅牒復集耆老時賢而咨其事又愛碑石係飛來者
故不另琢他山想見當年忻忻潑墨而甯親書於碑

陰也前人之甚重其事珍重其文也如此詢僧巨竹之地僧指後山園在在入望而一樹亭亭如華蓋高約五六丈粗可十圍稱係白果並不知長自何代亦不知老自何年細視其幹已枯槁皸裂而附寄一榆合抱為一本青青者榆葉也長條四達而扶疎者銀杏也長夏仍結果少許自落於地拾而味之甜香無心嗟夫世豈有無心之白果哉所謂巨竹乃大師佯狂時手戲揮者蔓衍侵隣生生不已院內成叢潛形禦侮盜尚皈依人咸欽仰竹之所滋名曰僧伽翠竹歷數百年而竹名猶存豈不賢於無名之竹哉夫竹有何異又且易生因師而得名隨師而寂滅即今之銀杏摹擬當年雖未得與巨竹齊名實足以與肉身共異余故表而出之曷莫非聖僧感應之所致耶憶余庚申解組歸

帝京出遊西山潭柘寺亦聖僧力開之山殿成而柘生殿左寺成而潭生山顛故曰潭柘歷千餘載柘枯而銀杏代出於根張蓋如柘前三尺復生一株形類竹蓀今上發帑鼎新於寺東偏闢一別館內多南竹其大如椽竹為

帝手澤初幸時見竹蓀之銀杏立用小刀割去皮長約尺

餘其質畢露住持跪請代勞

上笑諭留此為記余見時猶青青亭亭茂於他木無皮之
生無心之果更有以彰

聖帝聖僧之相侔併記於此以示聞所未聞見所未見於
是謁文成公祠以僧引自北門而歸是日也或趨趨
於田或踟躕於坡或偃僂於溪或徘徊於塘或詼諧
於館或盤桓於梅行而且吟頗類佯狂之僧伽宜乎
莫我知也夫孝則與余同里知余有素故不辭鄙陋
敷陳其事而為之記大師俗姓吳諱文佑有宋之信
豐人也薙染無師隱磯山得法佯狂於雲主僧伽院

雲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七

記

葷酒行歌事後昭驗其功德及物悉載碑文客有向
余求述近今之靈異數則頑童曾以肉偷置金身口
中經旬不敗時現形手摘瓜菜預報水旱警人節儉
事涉荒唐皆不足錄惟無心之白果乃顯而易見者
力請孝兄捐構一亭以備遊覽想僧伽翠竹自能復
生於左右以助熙皞詩勒於石記梓於棗以為他日
重遊之一笑

義渡菴膳渡田碑記

周封魯邑監生

邑治之南路接粵閩一水遶城而西波流浩瀾往來
者病涉焉先輩犀屐先生暨南鄉善信設義渡建菴

於岸置新坡逕口石鼓三處田租共計七十八擔付
之菴僧以膳此渡無何主僧去任不常愚夫乾沒其
利舟亦隨造隨壞往來者仍苦之康熙丁巳夏佛堂
菴僧瑩潔任持其地雖田園竹樹有所歸業而建刹
造舟之費厯念缺乏瑩公持冊恭乞太守三韓萬公
文麟序事以告十方檀越得題助百餘金復以私囊
佐之而義渡之菴成越二年又募安遠堯君仲宏置
田九十石堯君亦士置田九十石造舟二隻及供佛
齋僧之費胥無缺焉二十年來每春潦夏漲秋霜冬
雪行者褰裳濡足之怨不作利孰普焉蓋因瑩公苦

雲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七十一

記

行清脩人我無相而仲宏亦士二翁又皆慷慨好善
以故能越百有餘里之鄰封捐金置田以共成永遠
無窮之善果其為福利豈止一刹一像之細而已哉
瑩公行年七十矣庚辰之臘以家事付法孫通作而
余與公為方外之交者二載間嘗與公攜手扶筇徘徊
江汭聞鼓鐘梵唄之聲見櫓船招呼之便未嘗不
興懷嘆息以為非堯翁不能成瑩公之志非瑩公不
能感堯公之心而使邑先輩與諸善信艱難利濟之
仁引伸勿替不亦可傳而可誦哉瑩公曰吾將伐石
以垂此於永久也子其為我書之遂不辭而為之記

雩陽書院記

知縣左修品

余治雩之明年集都人士議興書院咸以為宜踴躍捐貲無怠無吝邑之西郊有陽明先生祠因其址而改為之既成規模壯麗有嚴有翼自西成門出至龍神廟北望書院軒然前臨衢直如矢可百三十步至書院門門內地二十步兩旁用石為墻踈櫺洞達稍進為小池屬邱氏業余假之作橋其上長視地三之二繚以磚欄設門於橋之端顏其前曰瀛洲初步後曰覽秀一以兆多士之奮興一以誌其前景物之秀美眺覽焉可以開拓心靈蕩滌文思度橋而上廳事

雩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七十二

記

一制方而扁左右室三間又進則講堂棟宇高大階除軒敞西墻外邱氏之竹樹青蔥茂密風雨自西而來翠酒講堂之前即陽明先生祠改而為之者於是祀先生於東南隅體勢比講堂稍狹而方向如之前墻洞達接福田寺亦空曠有致堂之後舊有屋正九間側二間重加丹堊奉先師位於其中俾掌教率諸生朔望敬禮焉最後地益深邃有池有蔬圃池比前池縱倍之橫亦加其半由蔬圃緣池而南計六十步東偏殺其六分之一皆邱氏私地余以他地易之給其圃與池之利與管門人池南地築室七間與先師

宇相接增學舍兩行於東偏行各十一間庖二間居
學舍之北逼二間居學舍之南皆堅固完密凡為工
五千五百磚瓦樹木塗飾之費為銀以兩計七百有
三十經始於己巳孟冬越明年季春而書院成於是
拔取英俊聘良師掌教其中明窓淨几燈火三更讀
書聲琅琅出戶外雩之士自此其興矣夫天下事創
始難而繼守者抑不易也既勤於始矣不能無望於
其繼余欲此都人士為子孫業思所以繼之而無忘
於其始因取興築之歲月費用之數合同事諸縉紳
而書焉贊議者時則有教諭孔君傳柱訓導戴君如

蓮戴君解組歸南昌萬君重輝繼其事巡檢許恒年
府照磨署理縣尉徐君浩縣尉李璠贊謀畫者選拔
貢生李睿相陰陽度方位者生員曾躍龍募捐者城
中生員曾賢梓易兆組邱昭倫新授尤溪高才司巡
檢李嚶經營版築督理不懈四人為最易李二人尤
勤劬孝廉段彩段廷遴副榜宋啟傳選貢蕭憲貢生
譚宗經溫詔生員張嘉謨彭昌元周佑寧其弟子德
監生溫揚募捐北鄉武舉劉榮監生邱昭燾生員袁
湯銘曾憲募捐南鄉貢生鄒思亮生員謝廷鳳募捐
東鄉武舉曾世安生員陳天榮募捐西鄉催捐輸者

又四人生員管尚隆易方甯黎章炯孫人瑛其捐之多寡所置田產之數秋糧若干另載碑於講堂之後與書院共垂不朽焉乾隆十五年歲次庚午孟夏月記

吳僧伽手墾田畝記

李睿邑人

黃子龍田租四十石為吳僧伽手墾載於邑志有明中丞李養愚記僧伽原任持福田寺之明覺禪院其後院廢而寺存遺蛻因塔奉寺中而田以為其寺之常住乾隆戊寅邑董姓以田為其祖所施號召邑中有十方保正起為之應欲從僧取田以歸時予授徒

零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十四

記

寺中為展邑志手墾一條出以示而康熙乙未寺有僧將此田出售有董吐先者發其事邑侯盧公為責逐其僧而贖田歸寺付僧傳瓚文學會紹祉為誌其事於寺壁董姓因指為證而謂吐先當日實為保全祖澤有此義舉而嘉靖時董懋賢售此田於人其帖又存僧處印硃爛然予時亦疑真為董姓所施矣寺大雄殿有重修山門碑記為唐南嶽李少鴻書筆法遒勁匹敵魯公其陰有解春雨小草皆妍麗可愛予因此碑而兼寺中諸碑獨牟尼坐側有石一片制薄而小高不及四尺為塵封積當董姓力爭之後予始

命僧洗之兩面皆僧伽之像一為宋邑侯黃公恭刻
一為明邑侯黃公應元刻而黃公應元所刻有贊於
上下載贖回常住田畝有董懋賢領回田價銀四十
五兩一條予因此而前疑頓釋蓋此田為僧伽所遺
懋賢從僧得之而又轉售於人因黃侯給價為贖以
田來歸遂并其轉售之帖俱追付僧而子孫不知反
以為其祖所施此吐先所以發於康熙乙未也予本
為愛玩書法而洗此碑豈意董姓本末反於此得傳
贖之徒孫雲煉因募以控邑侯靜海高公為飭各佃
賃田歸寺先是董姓方爭之始雲煉皇遽禱於僧伽

雋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七十五

記

塔前得籤云一片無瑕玉從今好琢磨得遇高人識
方逢喜氣多初亦不解其何謂及予洗此碑而後曉
然其僧伽之靈有以自護耶抑鬼神自在人心而有
使予與僧伽各為之耶夫事亦惟其真者為難奪耳
僧家常任多為人所施而此田則僧伽罄一生之精
勤以壑闢而有之者延之數百年而為人所冒雖佛
法空諸所有豈屑屑於此田而天理固不容人之取
非其有也雲煉以予將計偕遠行乞一言誌其本末
予考中丞記當日所贖尚有寺門田三十四石而今
寺中除此田外其黃土角教場前及下黃子龍三處

乃順治丁酉邑侯長山李公祐之捐囊所置田專以
膳僧及脩葺寺院之費亦人所不得而侵者而寺門
之田何以至今不存也夫事亦惟其真者為難奪耳
寺門之田皆僧伽手墾戒律精嚴自必來歸不在雲
煉必在其徒予得因黃子龍田而并言以俟之時乾
隆庚辰長至前一日

遊羅田巖記

宋華國邑人

雩城南郊有勝地曰羅田巖距城五里許其外丹崖
峭壁若不可攀躋者中則平地寬衍廣數百丈一閣
祀濂溪周夫子乾隆二十四年春偕同人往遊載拜

雩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七十六

記

祠下以為吾道自孔子傳之孟子綿延不絕以至於
宋五星聚奎而夫子生焉夫自戰國以來歷秦漢至
於唐丕盲晦塞至為極甚雖漢有董子隋有文中子
亦為窺見大道然得其粗而未造其精見其表而未
極其裏要未有盛於夫子者也夫子天生睿哲不假
師傳上接孔孟之統通書太極圖說直於天人性命
之旨窺見本源而其得力在主靜以立人極君子脩
之吉小人悖之凶所以提撕警覺於人者尤為至深
且切也厥後二程子得其傳由是有張子橫渠邵子
康節朱子晦菴蓋皆得夫子之傳而為之遞傳不息

以至於今也吾邑前明何黃袁管四先生為陽明高足弟子後又有養愚李先生學宗朱子躬行實踐然亦何莫非夫子之過化於此使後人得而私淑之也華國瞻仰之下屏營悚息為歷敘道統之相傳者如此而自問末學未能窺見道妙紹述前賢蓋不能無望於邑之後起者

讀書天馬巖記

宋華國

予邑巖壑之奇以羅田巖需巖為勝其次則惟予族天馬巖巖背山臨水一望雲煙無際中寬敞數百丈石壁高峭陡立飛泉涓涓如瀑布終年不斷予嘗與

雲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七

記

族兄弟月潭暢谷桐山畏軒二厓讀書古寺每夜坐佛火熒熒四無人聲惟聞鐘聲磬聲與讀書聲相為荅應少時學業之進大抵得力於靜功也嗟乎地以人傳羅田巖以周子濂溪傳需巖以王子鴻傳予嘗遊二巖為之景仰憑弔而不能以自已未嘗不嘆巖壑雖奇不得名賢以居之則寂寞而無色然則茲巖之藉以傳者正未知誰屬也柳子厚云不遭右軍則蘭亭亦蕪沒於空山矣於是記之以待後之學者

修城記

宋華國

嘉慶五年秋七月大水凡城墻官署以及民間廬舍

盡圮適邑侯徐公培甫下車慨然憂形於色以為此保障百姓者也今之政無急於此者爰於六年冬重建衙署工竣遂與諸紳士謀脩城之役焉考邑志明嘉靖丙辰大水邑侯羊公督脩

國朝康熙甲申五月復大水邑侯盧公勸脩城賴以固二公皆仁賢而其事已往矣今吾侯繼之後先媲美焉侯念

國家軍興以來所費不貲官脩不如民脩為便於是捐俸二百金為倡而城鄉百姓急公慕義咸踴躍從事共捐金若干經始於春二月落成於明年春工竣以書

零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七十八

記

來命華國記之乃推侯之心以告於眾百姓曰天下之道之足以服人者惟一公而已矣公則無私無私則民咸喻官之心以為此為吾民也而諒其無他雖捐其所有而不怨焉春秋言築城者不一月令孟秋補城郭蓋城者所以衛民而禦暴而不可一日或壞者也我

皇上宵衣旰食憂民之憂凡民有以災告者不惜捐金下賑恤其饑寒而給以廬舍蓋亘古未有之數也侯之此舉非第以慰安百姓且以紓

聖天子憂民之隱其事有莫美於此者為記其原委以復

於侯並書捐脩者於後以垂示久遠爰繫之以詩詩曰築城築城侯心怵怵侯力拮据侯費經營民資保障民志騰歡一日無城侯心未安城為爾民非為侯私嗟爾士庶勉力相資崇墉屹屹既固既堅自今以後更千萬年

福田寺翠竹樓記

易開暢邑人

福田寺僧鑒川開刹之東偏構精舍數椽加以重屋甚高敞吾師周容溪先生顏之曰翠竹樓蓋為吳僧伽翠竹而名也或謂登斯樓也山色溪光良苗佳木蒼翠在目皆有可觀自僧伽圓寂後竹之翠漸少而

雩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序九

記

何以名也不知此正吾師取義之深也夫愛召伯者愛所舍之棠重清獻者重所植之松必真有棠與松而始愛之重之者滯於跡也佛空門耳即空即色牟尼時現不見牟尼天花時散不見天花則斯樓之名以翠竹有竹之翠而名之也可無竹之翠而名之也可翠竹與牟尼天花等視愈以見斯樓之不俗況鑒川遵僧伽清淨之教能空結習又安知叅最上乘不仍有翠竹之異如牟尼之時現天花之時散乎若夫山色溪光良禾佳木此實境非空境不足以名斯樓也因揣其義而記之質之吾師與名人才士之登

斯樓者

濂溪書院加增膏火田租記

贛南道 李光先

癸未之秋奉

簡命來守是邦恭謁濂溪先生祠顧瞻書院其山筆峯聳然而特立其水濂泉湛然而常清其間堂室整齊亭榭曲折洵名賢過化之區作養人才之地也按郡志此地經前明崇禎癸未贛縣令陳名履忠者創建閱二百年於茲矣後屢經修葺不過稍為補苴越嘉慶壬戌觀察贛南蔣礪堂先生捐廉修造極費經營規模闕闊歷久亦少陵夷幸值查芸圃先生來為觀察

零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八

記

釐正經費增修棟宇設立規條悉臻完善捐廉置田租一百六十五石五斗合舊經費計一歲所入共得租制錢九百零三千五百一十五文永遠加增膏火二十名振頽起敝嘉惠士林迄今都人士猶頌兩觀察之功德不衰今觀察汪小竹先生翰苑名流雅以作人為念蒞任之初捐廉增正副課膏火四十名每歲約費數百金于今五載誠堪與礪堂芸圃兩先生後先收實效焉夫振興文教官斯土者之責亦生斯土者之責也予覩茲佳地益思鼓舞不倦況又有成法之當遵前賢之可學竊不自量亦增正副課膏火

四十名且其中有實在住院攻苦者每人每月助米三斗稟明上憲願捐廉而與之初不計廉之足與否也適遇前任雲南賓川州牧零都譚君紫庭興言及此譚君慨然曰公之廉俸幾何除幕友束脩及酬應外所存幾何且捐廉亦難為久遠計家有薄田數頃職已分田租計一百三十一石九合胞姪監生譚培元田租計五十七石三斗三升三合嫡堂姪布理問職譚仁慎田租計一百零五石五斗八升候補訓導譚錦田租計一百零八石八斗八升八合共四百零二石八斗一升三勺每石制錢七百五十文除納糧

零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八十一

記

及水脚費用可實得制錢若干文願獻於書院以為加增膏火之需請許具呈存案可乎嗚呼如譚君叔姪真可謂賢矣予嘉其意又喜其好善之誠之堪垂諸久遠也管子曰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百年之計莫如樹人今譚君之為此固非邀譽士林而實樹人之助也因給匾額並據實詳明撫憲賜額以旌賢紳士助官為善且以勗後來之賢者是為記

零陽書院記

知縣 向應桂

國家培養人材學校而外尤在書院書院者所以輔學校之所不及而加意俊髦者也我

朝御宇

聖祖

聖宗繼繼承承涵育士類二百餘年作人雅化媿於棧樸
菁莪其養之厚則廩餼有資其功之嚴則師儒有課
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任為教之法如是用以
鼓舞天下而不知豈非盛典也哉道光三年秋予攝
篆雩陽承中丞程公命修葺書院謀及紳士僉謂書
院舊在西郊圯於嘉慶庚申洪水僅留基址工費浩
繁不能遽復惟試院餘地可以因而為之予思善為
政者費用因茲之役不甚勞民傷財是亦用因之一

雩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八十二

記

端也時有孀婦孫春臺之妻李氏輸金一千兩遂於
十月興功左右增房屋二十餘間為諸生肄業所堂
廡一仍其舊費不敷僉議以義倉息穀七百二十石
足之經理者劉君鼎桂蕭君端管君奕綱李氏而能
急公如此固可嘉矣劉君三人復有以終始其事予
固甚喜是舉之相與有成也夫興學崇儒恆視守土
者為振作文翁之治蜀常衮之治閩大都急急於此
使未有弦誦之地以彙英才而宏造就中丞公所深
慮也雩陽書院頽廢已久過其地者每不勝荒烟蔓
草之感焉今承衰壞之後易地而為之且易於為力

湖厥所由豈非中丞公之大有造於雩歟至書院田
租為師儒修金生童膏火資向為書吏侵漁幾於有
名無實予稟中丞公自後由紳士經理務革其弊中
丞公薨之惜予不能久令茲土黃君壺舟將至所幸
者始基已立可復中丞公之命若夫勤垣墉塗甃茨
則又在黃君經營之力他日落成黃君與雩人士講
學于此士皆敬業樂羣敦詩而說禮蹈德而詠仁相
與淑其身心勵其才行郁郁彬彬翕然向風教化之
興可立致矣予雖不得廁身其間與黃君共觀人才
之有成亦未嘗不聞而欣然喜也因記以遺之

雩陽書院記

宋惟駒邑人

國家之治亂恒視人材之盛衰人材之盛衰恒視教化之隆替書院者教化所由施人材所從出也三代盛時家塾黨庠州序國學燦然大備士咸沐浴於詩書禮樂之澤漸摩於仁義道德之風其材之成體用兼該本末咸具皆足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上有教導之方而下有措施之效此三代之所以興隆也漢唐以來養士之典廢士多散處家塾庠序徒為虛名自宋設立書院給之以膏火董之以師儒課之以文行俾之朝夕優游浸淫漸漬日新月盛而不已

雩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八十四

記

猶有庠序之遺意焉是故三代而上人材出於庠序三代而下人材出於書院吾雩書院舊在西郊前令左公修品勸民捐建嘉慶庚申洪水驟漲墻屋盡圯道光癸未中丞程公會章下檄州縣修葺書院捐俸為倡適向侯應桂攝篆茲土聞命即集紳士謀之僉曰西郊書院已廢非聚大眾興大役不能復也今試院尚有餘地不如因而成之工約而費省且試院功未竣藉此亦可告歲一舉兩善備焉侯曰然於是鳩工庀材左右增修房屋為諸生肄業所內外二堂如舊蕭君端劉君鼎桂管君奕綱並為經理水南孫春

臺之妻李氏捐銀一千兩費不敷又將義倉息穀七百石為之未幾向侯去黃侯壺舟先生至復董其事明年仲冬落成時黃侯殷勤課士延予主講席士皆爭自濯磨吾雩自灌嬰建邑惟有明人材極多如何黃袁管鄖李諸君子並以理學功業著一時名賢輩出彪炳寰區嗚呼盛矣越至於今非無英秀之士顧少偉人巨公如諸君子者出何人材之不古若歟抑培養之未厚歟中丞公甫下車即以書院為先務二侯黽勉從事無非欲培植人材為

國家之用而不容旦夕緩耳今幸得觀厥成士於此敬業

雩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八十五

記

樂羣講求乎格致誠正之要深明乎修齊治平之功由小成而至大成處為名儒出為名臣將何黃諸先哲之道德經濟復見於來茲以無負中丞與二侯造士之至意且以冀上追三代之隆風也豈不盛哉

雩陽試院記

宋惟駒

國家甄別人材為典最鉅其制恒由縣試而郡試而歲科試而鄉會試咸於試院較優劣衡黜陟而縣試尤士人發軔之初上進之階也試院之設豈可以緩者雩都舊無試院每歲試於縣署人稠而地窄應試者恒苦焉邑侯雷公學淦莅任兩載乃召集紳士創建試

院未幾雷侯去牛侯廷炤來攝縣篆復董其事諸紳士承二侯命踴躍捐金三千五百有奇於是鳩工庀材建內外二堂左右號舍坐次七百餘號自嘉慶十五年八月經始至十九年春凡閱四年而後規製粗備黃君名哲竭力經營所費不敷復捐金一千四百有奇以資其用乃克觀成道光四年於後堂左右餘地增為書院房屋以棲生徒至是墻垣完固夫一邑之興作有出於創始者有出於仍舊者出於仍舊者為其易出於創始者為其難天下事苟畏其難斯易者亦難不畏其難斯難者亦易雩自有唐開科以來雩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八十六

記

千百餘年未建試院大都畏其難耳夫以畏難之故而使邑之應試者不免風雨之患擔負之勞此良有司之所深恤也雷侯獨念應試之艱而急急為此牛侯從而繼焉非千百年來所未有之創舉而為其難者歟嗚呼二侯之嘉惠士林者至矣今應試者咸頌二侯之德而黃君好義急公身任其勞尤能解囊而不吝其亦足尚也哉予邑公事苟得如黃君者而為之又何憂事之不濟也予固記其巔末以告來者

義倉記

宋惟駒

自古不能無水旱之災所恃者思患預防有以謀之

仰體

聖天子軫念民生之隱而邑侯又能體制府之意而行之
不怠良可欽也吾雩地瘠民貧自嘉慶庚申慘遭水
災凋敝尤甚歲熟尚可無憂一旦凶荒告警青黃不
接有司而不為經畫幾何而不庚癸頻呼流亡相屬
耶侯設義倉為民生計者美矣雖然事必期於無弊
行之而善則民受其利行之而不善則陽存其名而
陰虧其實此商君耕戰之策施於秦而效周禮泉府
之道用於宋而敗也承其後者無使胥吏假手無使
強豪染指庶免侵蝕之患而有休養之樂吾雩其自
此而富庶矣乎

雩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八十八

記

重建義學記

宋惟駒

古者小學與大學並重見大節履大義所以教成人也見小節履小義所以教小子也大學不講無以明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要小學不講無以習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蒙養之未端欲基作聖之功是猶樹木者萌蘖弗溉而冀其成材不可得也然而蒙養所由端則在於義學義學者所以振貧不能學者也其功當與書院相表裏書院範成材義學肇始基義學之制不行而子弟已不能入學以培之於始又安望其由小成而躋於大成也哉予邑義學李侯祐之創建

雩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八十九

記

舊在分司舊址後廢趙侯愨重建盧侯振先修之又廢張侯湄治吾雩數年急思興賢育才慨然曰惟雩義學興廢無常邑子弟之貧而不能學者多矣此固父兄之過抑亦守土者之咎也乃捐廉二百金置義學二所一在塢頭腦東北隅學者入此一在奎星閣西南隅學者入此每歲擇有文行者為之師先授以小學孝經後授以論語五經而又教之孝弟使知愛親敬長而不失其良知良能嗚呼侯之教小子者其亦得先王小學教人之遺意歟蓋人當總角之時天性未漓知識未開為師者非有以啟其聰明養其氣

質將斲弛縱逸嗜欲日深嗜欲日深斯天機日淺勢
不至流為小人之歸不止夫人而至流為小人之歸
無論其不足以備天下國家之用即倖而為天下國
家之用而學術壞裂其不至悞國而病民者鮮矣張
侯有鑒於此而設為義學立為規條果能遵而行之
今日之小子他日鼓歌絃誦彬彬然入於大學明體
而達用德成而名立棟梁之材柱石之器此其選也
是舉也吾固知侯之教化將行而人材之有成也

育嬰堂記

宋惟駒邑人

人之所以為人者惟此惻隱之心而已矣是心也稟於天賦於性有是心則為人無是心則非人也予竊怪夫子邑之俗多溺女者女之生也本吾一體人之於體未有不愛者一指未安必多方而保護之人而生子鞠育之顧復之有疾病則銜恤之亦以其一體耳男一體也女亦一體也女與男奚別焉人不能以萬物為一體本一體者而亦殘之何其忍也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於人之子而有怵惕惻隱之心於己之女而獨無怵惕惻

雩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九十一

記

隱之心乎而忍置之死地乎然則人之溺女者何為彼非無怵惕惻隱之心也蓋有所蔽也方其始也保抱提攜則厭其煩以為此他人之婦耳奚為用吾勞及其長也養則慮其無食嫁則慮其無資因此而遂感其生并其怵惕惻隱之心而亦歿之一念之忍成為錮習嗚呼可哀也已易曰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是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皆由此而出也女而可溺也天下將無人類矣予邑舊有育嬰堂頽廢者三十年邑侯張公湄深憫溺女之弊爰率士民輸金

以為養育賢時得金四百兩而命劉君鼎桂管君奕
綱生息於城北建堂貧者不能乳女准其送堂收養
二君敦實人也奉行不懈至於擴充繼續毋為強豪
吞併是又在乎後之經理者嗚呼侯可謂得保赤誠
求之道矣雖然侯之意無窮而惠之所及有限雩之
人民眾矣是堂之資於人者幾何哉誠能體侯建堂
之意無失其惻隱之心而盡以溺女為戒則侯之惠
雖不能徧斯民而育之而侯之功實徧斯民而利之
其有濟於吾雩也豈淺鮮歟

所深患也亦惟賴神明庇護之康濟之以登斯民於
仁壽耳是故敬神者未有不勤民慢神者未有不虐
民相因而致者也况寅恭迓祥悃慢違凶理有不爽
者鍾侯急急為此保障吾雩繼自今神人以和因而
興道致治其庶幾乎侯曰願有記敬書此以復於侯
馬

重遷

關帝廟記

知縣 宋應文

雩邑

武廟原建於西郊廻瀾閣規模宏敞本鉅觀也迨嘉慶庚
雩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九十四

記

申洪水為災民居坍塌而是閣已蕩然無存矣數十
年來奉祀城內鯨音閣湫隘囂塵不無遷就今歲春
應文來宰斯土下車謁廟見 帝座面北體制不符
且堂下並無隙地可展拜跪心竊不安即欲與邑人
共商遷徙適是時貢生易霖等有改建

崇聖祠之議多士咸集詢謀僉同謂縣治左有張公祠初
為粮廳衙署繼為學師西齋今將改建

武廟即以鯨音閣奉祀劉猛將軍以張公像附祀阮周二
公祠應文聞之喜甚即日詣該處相度前殿後寢洵
屬相宜所慮者門徑稍狹耳左右店房一為管德松

業一為劉鼎桂業倘二姓不肯出售將奈何且兩處工程一時並舉倘捐項不敷又奈何幸也管劉二姓均愿將該店奉公以擴其基而西鄉徐志傳因公來縣亦愿奉多金以為之倡於是議遂定每年三祭德松鼎桂各頒胙二觔以昭獎勸迺召匠氏迺召陶人鳩工庀材紛紜旁午一時兼理其事者若管德和若李君祥若蕭誥若李起彪靡不竭力經營而朝夕督率不倦則温昌錦蕭文光二人之力居多計自詠吉興工至今甫兩月耳而樓臺門觀倏已告竣嗚呼古所云經之營之不日成之殆即此之謂也哉邑之人

雩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九十五

記

歸功於文竊以為修廢舉墜有司之職也若夫創建工程非眾擎則難舉向第謂昌村一悍區耳今文親蒞此邦熟察風土人情其民質而直其俗樸而愿其士君子說詩敦禮靡不急公而好義

文武兩廟一時煥然並新斯固

聖人在天之靈亦多士之踴躍奮興共襄美舉也文何力之有焉夫學校振興則人文蔚起神靈妥侑則闔邑蒙庥繼自今科甲蟬聯蒸蒸日上戶有盈甯之慶室無雀角之爭宰斯土者當何如之欣幸耶惜文以瓜代將去不及為諸君子詳請獎勵邑之人屬紀其事

之巔末於貞珉文以眾善之不可沒也爰不辭謏陋而為之記

遊羅田巖創建凝道軒記

知縣黃濬太平人

道光甲申四月十有七日黃子與客十四人會於羅田巖僧舍蓋自莅雩以來夢想是遊者已數閱月至是而願始遂也出城南門渡江入兩山間屈折下上經數盤而至巖口有雩陽一覽處未暇登也入羅谷松篁交掩石磴委蛇首登觀音閣閣倚巖其前為禪室巖之下支壁安扉佛座前正廣十笏陰森之氣逼人稍右為元帝殿殿後巖下亦奉觀音像座左有洞

雩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九十六

記

深數十尋舉以火乃得入又右為懸巖橫列數十丈瀑霏霏從巖灑淅墮上勒唐宋以來詩歌遊記不下數十百首石半泐不能槩讀又右為濂溪祠祠有濂溪像配以岳忠武文文山王陽明及雩都五君子又右為觀喜巖大刻文山四言箴其餘石刻尤多剝蝕者亦過半巖下天然可設講肆當時名觀善以此遊既倦返憇僧舍余因慨然於山之名勝盡此一覽前人之搜爬展拓以留名於茲區者不知凡幾今其名或存或不存悉聽諸片石之堅疏以自分久暫無他聚奇於肆既多不見珍也假使余與諸客以今日之

遊列名其間縱大書深刻再閱數十年而水寒石泐
卒與前之人同歸泯沒烏用此錐鑿勞勞為既閑步
至左隅過一坡異境忽闢松篁彌積鬱石壁光潔峯
巒迴抱有乳泉出石罅積流成窪味甘純勝他水山
半平曠處正對峯凹遙岫露碧宛如几案之列硯山
也余乃訢然曰此殆天之留以與我別開生面使自
壽其名者可不與諸客謀所以固存乎因醵金得如
干兩擬為軒平曠處命曰凝道以配觀善之目並列
名於石壁而名其山曰抱秀繼自今遊抱秀之區者
溯厥由來當自予與諸客始雖然名不名未可知也

雲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九十七

記

使余克黽勉事功雖無以幾濂溪諸君子於萬一猶
不自敗其名而諸客亦奮發有為足以表見於世則
後之遊茲山履茲軒者方景仰愛護苴葺之不遑縱
不列名名亦卒不沒而不然者泯泯汶汶與草木同
腐則茲軒將為芻狗之棄而石壁之名亦與苔蘚蝸
涎共磨滅於山間之榛莽而已矣余其勉乎哉客亦
勉乎哉客為誰其四余幕友嚴子若泉溇袁子松泉
澗李子桃溪發春陳子璞生楚材其十邑紳士李子
奮霄起翀宋子月臺惟駒劉子大吉名謙易子雲會
霖蕭子品方端管子宏振奕綱劉子勝蘭鼎桂蕭子

韻清成瓏易子紹彭先壽丁子響濤棨壺舟黃濬記
味根園記

黃濬

癸未之春余攝篆萍鄉萍署園亭之勝號為江右冠
余既又唐宋以來前人之遺蹟薈而紀之為楚亭小
志矣其存者為楚王臺渡香樓環山閣半山亭春波
亭藤花書屋東西兩蓮池春柳秋蓉綠蒲紅蕙人望
居者若仙吏焉雖然無當也無當也者非謂其景之
絀也地太遼濶位置不得其方將有遊即妨事甫治
事又倦遊已甲申之春來宰雩雩號彫弊邑聞其署
若廢廐然余於前秋挈家人奉老母以出者復於客

雩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九十八

記

秋命家人奉老母以歸慮以上雨旁風傷高年心也
洎抵署以視堂以外門觀吏舍井然堂以內為治事
廳為燕堂燕堂之西為客廳竹樹蕭森各有其序客
廳之後為書室五楹頗軒爽燕堂之後為內寢門門
以內為視遠樓樓五楹其下嚴整可居予乃以樓自
處以西書室處幕友而留燕堂左右廂及西客廳以
待賓使之行李綽乎各當其心所謂廢廐然者特視
遠樓之東五六楹破屋耳余輒因其地勢創為小圃
毀其屋之甚破者留正室三楹易其櫺柱厚其簷瓦
潔其壁而疎其櫺闌前後院焉存其樹之佳者芟其

材之雜者於室之中位置熏爐棋局新其几榻張以
圖書顏之曰瘦鹿吟移蓋感於南華夢蕉覆鹿事以
蕉甚肥而余之得鹿瘦也蕉在圃之第二門側故額
其門曰綠天深處又為額於移之內楹曰與自家意
思一般以地為濂溪過化之區而其言之當余心也
左一室曰縵室則又愧於單父之風深恐絃之不張
欲操而安之也又東有地縱橫十二步四繚以垣開
蕉葉門於西以達移於南開正門置盆蘭數十其中
以素心者為之冠榜之曰小香國小香國正門之外
迤東為大月門歷級稍下縱橫約二十步半為平壤

零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九十九

記

可以行殿其南鑿為方塘名之曰琢池砌甃為廻欄
有木槿首柚數株覆其上焉南牆存惜字爐則前人
之舊跡堊而新之不敢廢也左上為臺可高三尺正
對月門植竹數十竿奇石輔之統名之曰養魚種竹
之區其自吟移以達於茲區者三折其逕經小香國
前逕之北有花臺植桃蓉榴三樹逕之南植樹四高
椽為桂為椒為榴佐以小花臺十餘座雜置山茶月
桂金菊珠蘭之屬又有怪石一座其足若蟾蜍然可
坐以納涼而移前平地數十笏於納涼尤便移之東
小香國之西為小門以通後阜名之曰篋青啟門即

阜之右坡歷級可上阜之高不踰屋隨屋而折其勢其上棟樹數本皆十尋正覆圃面雜樹花竹無算登而俯視數十尺之地若有無數池館之出於足下者而遠近烟嵐掩映成致皆其有當於余心者也若乃出而治事入而息肩跬步可至於余心尤有當也因總名之曰味根圃蓋余之來雩已為啣盡菜根計而築為茲圃益以堅啣菜之心且於根得味可以自勵況余方倩傭於圃外隙地悉種菘韭以為終年饜飫之資則圃之名也蓋宜故又有額曰公餘抱甕兼以勵勤也圃既落余乃哀然以視悄然以思不禁淚泫

雩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一百

記

泫下也余初慮以上雨旁風傷高年心故命家人奉老母以歸豈知雩署之位置有當於萍而又葺茲圃以遂味菜之志且隙地之菜可冀終年饜飫是皆老母之所喜也乃倉卒言歸不得奉以南來俾扶杖舍館於茲圃之中以申烏哺官又貧恐弗克迎養余罪大矣其能無泫泫而淚乎既而繙閱楚亭小志計萍署之中歷代園亭之號多至百十區其題詠之富多至數百十首因嘆前之官雩土者豈無修築豈乏吟哦而泯泯不傳僅遺此一簣無名之阜為後人作圃地吁可傷矣然余鳩工之始於故土中得宋軛一文

曰雩都縣紹定二年凡七字攷其時為知縣事會輿之修署作因嵌之圍牆而自刻道光四年磚以配之則余雖不能為茲署作小志而又竊喜一閒情之寄且得與古人千載相後先也嗟乎雩之彫弊甚矣官事之叢脞民情之頑悍猝難救正而徒坐此區區之圃啗菜根以為活亦復何補於事脫一二年間官事民情稍變其舊余雖處破廐於心尤有當者即老母聞之當為色喜亦何必以茲圃為而惜乎其不可必得也則余之味根於茲圃者正不知何時已也因慨而為之記道光甲申上巳台州黃濬

雩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百一

記

重修福田寺記

黃濬

道光九年己丑雩陽西郊福田寺落成適余重宰是邑暇日過之展禮吳僧肉身四顧院宇而嘆其功之宏也其年夏諸紳士合詞以請曰寺建始於梁天監中歷代修造悉有名記嘉慶庚申水將即於圯道光乙酉邑紳耆僉議修復而職員管德松國學管奕綱之功為最多他檀施亦如水赴壑焉顧念功成作記自古尚之即斯一寺唐有李公少鴻宋有王公鴻明有解公縉偉筆高文大書深刻其前事也而狀吳僧者則有宋之邑宰名恭江夏姓也君其異代宗獨不

可繼美前修乎余諾之而竊有疑焉寺舊名妙淨中有明覺院又謂之僧伽院宋僧文祐俗吳姓自岷嶺來居之羣目為吳僧伽是僧伽非吳之本號也攷唐龍朔間有何僧伽者自西域來震旦神應多方顯化有跡遠近咸崇奉之示寂於景龍四年庚戌先吳之生殆三百年僧伽院之設其以是乎而寺作於梁之天監年中先何僧伽又百有五十年是創寺之始無所謂僧伽院也創僧伽院之時亦無所謂吳僧也因寺而有院因院而有僧而今則但知有吳僧伽之福田寺矣豈非以肉身之存震駭異世而名以不湮乎

抑實有神應之方顯化之跡滅而不滅感人者深乎夷攷吳僧之生在五代之季其歿以宋祥符二年己酉去今殆八百二十年矣僧歿之七十七年當元豐乙丑一示跡於桂氏之門而龕以成又九年當紹聖甲戌再示跡於奚宰之夢而殿以葺是僧寄世之時以正法教示寂之後以像法顯固實有奇跡也累代之修造其皈心喜捨者不可得而備舉矣卽論嘉慶庚申之水邑之城垣祠宇橋梁隄道頽廢傾圮亟望振修者二十年來十不舉一而是寺之葺鉅麗莊嚴恢乎前烈響應颺舉不日成之雖由諸溲塞之樂善

或亦吳僧之神有默助於閭寂之中者如寶華合如法雲聚若是乎其洋洋普遍也王子安所謂冥期臆嚮靈參造化神威自在功傳宰匠者詎不信乎詎不信乎因記余之所見如此以告諸來哲若吾先宗人之著述則不敢望焉寺之左右羅漢殿德松奕網共成之元帝閣則修於國學溫昌錦溫煥綸觀音堂則修於杜鴻鈞又有國學廖成祿任三門之役儒童杜雅傳杜昆秀興屏墻之工僧振宗廊寺右梵課之所督其事者則僧士易馥園儒童丁奮雲杜雅傳藍國政諸生管遇春也勸捐千百金以成太雄殿生佛道

雩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百三

記

場者德松奕網也獨捐金以終彌勒殿之功者德松也是皆瘁心化宇殫費香林不可以不書

吳僧翠竹樓記

黃濬

道光庚寅之夏雩之隱君子管君盛軒命詰嗣慕江修吳僧翠竹樓成宋月臺孝廉記之曰僧伽至今千百年矣雖其肉身尚在翠竹能無恙乎然登是樓以求翠竹之跡不啻如見翠竹焉噫月臺之說殆以翠竹為烏有也亦非以翠竹為烏有以為今之翠竹非昔之翠竹也余竊思之方吳僧之存不知翠竹之何以生及吳僧之歿不知翠竹之何時盡其生也余不

得而見之也其盡也余亦不得而見之也不得而見之而以為翠竹之生且盡能起吳僧而問之乎余烏知夫前之翠竹本未生本未盡而今乃生翠竹乎余又烏知前之翠竹既已盡還復生而今別為翠竹乎余更烏知前之翠竹但有生終無盡而今猶是翠竹乎且余徒執翠竹為翠竹而不知世間一切無不生無不盡則非翠竹而亦翠竹焉徒執翠竹以為有翠竹而不知世間一切何所生何所盡則見翠竹如無翠竹焉今者翠竹之樓而既告成矣將謂其成也非為翠竹也為吳僧也則吳僧未朽翠竹可屬之吳僧

雩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百四

記

即謂其成也非為吳僧也為翠竹也則翠竹尚存吳僧豈別有翠竹吳僧非別有翠竹謂之翠竹樓可也翠竹當屬之吳僧謂之吳僧之翠竹樓亦可也此余所與月臺辨者然而知其說者惟月臺故復以質之月臺而屬盛軒慕江喬梓證明之

凝道軒記

宋惟駒

羅田境幽邃懸厰橫出觀善巖濂溪閣皆在其右前
賢周濂溪岳武穆文文山王陽明羅念菴及邑人何
善山黃洛村李養愚諸君子并刻詩於壁士大夫談
道者多聚焉雖然猶未足以盡茲巖之勝也巖之右
奧如曠如別一邱壑境尤異第未建院宇鐫題評荆
榛荒蕪人多忽之道光四年夏邑侯黃壺舟先生偕
幕友嚴君若泉袁君松澗李君桃溪陳君璞玉邑紳
士李君奮霄劉君六吉勝蘭易君雲會紹彭蕭君品
方韻清管君宏振丁君響濤及予十餘人同遊心愛
其勝徘徊不忍去慨然曰自有巖以來不知幾千百
餘年矣刻銘記勝遊躡相尋獨未有於茲區而創闢
者今乃為予所愛愛之而不思所以永之是終不能
愛也爰約諸子捐資構屋數楹名曰凝道軒時與諸
子遊息軒中賦詩飲酒為樂柳子厚曰君子必有遊
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甯平夷恆若有餘然後理
達而事成侯其有意於是歟顧軒而以凝道名者何
也子思子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是道也固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孔子相傳之道也心不誠不足以會道
之全識不精不足以盡道之細而欲道之遽凝於身

不可得也故惟至德足以凝之而凝道之功又在於尊德性道問學尊德性則有以全其心體之本然道問學則有以究夫事理之當然致力於此德修而道凝矣三代而下接道統者宋則周子濂溪開其先明則王氏陽明繼其後二子者均能凝道者也二子能凝道故遊轍所經並享百世之祀至於今不替他若岳武穆文文山羅念菴及何善山黃洛村李養愚諸君子雖不能如周王二子之凝道要亦遵道而行者侯學道愛人以道治吾雩民悅服之庶幾步諸君子之後塵者歟其以凝道名軒者深望雩人之凝道亦

雩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百六

記

猶巖名觀善意也若夫巖壑之奇遊觀之美侯時寄興於軒後之人過其地者相與景仰愛慕而不能置吾知其必以此為甘棠之樹峴山之碑也

增修興仁汎署記

譚欣邑人

零都所轄之疆域東西南三鄉皆短惟北鄉獨長由
縣城河北湖而上左進曲洋小溪至坎田濫觴之所
蓋不下二百餘里云北鄉之銀坑界連五石洞其地
素號岩疆自宋岳武穆平固石寇後奸民不時竊發
故當年建官佐治既於平頭砦設興仁司復於銀坑
設興仁汎者正所以相為犄角捍衛一方法至良意
至美也司署頗寬廠爽塏獨汎署如古晏子室湫隘
囂塵不可以居堂後室數楹僅如斗大官是地者每
歎不足容膝不足息肩而祿養無幾不能自增其式

零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百七

記

廊所轄之民又復置若罔聞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
漠然不關於心蓋以歷來之守斯土者其平日多不
能克稱厥職保障一方鋤莠民而安善類宜民之漠
視其長上安危而莫之恤也自吉州鄣公攝篆於斯
年少溫文有儒將風適值會匪滋事持白梃而憑陵
鄉里劫掠商賈者所在多有北鄉之民咸惴惴不敢
甯居公日夜率兵目捕捉不留遺孽諸匪始聞風遠
颺斂跡不敢出民賴以安以故北鄉之民每飯不忘
公德相與聯名而獻萬民傘劇金而上匾額歌德政
者濟濟焉今年秋北鄉之民又相聚而語曰吾儕小

人皆有闔廬以避燥濕寒暑今我公惠我無疆俾吾
儕得以安堵無恐而我公之署忍令其不足容膝不
足息肩竟平民之不若於心安乎且吾儕里巷徵逐
賽會迎神飲食嬉戲動費多金不惜而琳宮梵宇徃
徃徇頭陀之請輒舉筆而書郵亭茶肆稍能裨益於
人復開囊不吝豈有大德如我公吾儕身受其賜而
不思所以報稱焉非惟不知輕重之務抑亦可謂日
戴天而不知天之高日履地而不知地之厚者矣於
是四民莫不踴躍從事集腋成裘共襄厥舉如登高
而呼萬山皆應不數月而輪奐一新署成諸紳士屬
廬陵人

雩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百八

記

余為記勒諸石謂他日我公一歲三遷後必有繼我
公而來者俾知所觀感以見吾民非盡無良上有好
官不患下無好百姓蓋於我公卜之矣公姓鄣名剛

創置郡城雩都公館記

知縣顏壽芝

虔州外八屬多建邑館於郡城雩獨闕焉歲時因公
晉郡以及新舊迎送率皆假館鄰封行李倉皇門關
喧雜自公退食不以為便丙寅歲杪芝捧檄令雩兵
燹甫靖瘡痍滿目學宮祠廟書院考棚無一完者時
方檄勸興修未遑及此治之三年民和歲稔工以次

竣將有事於邑館而苦其費之無從出也適林君德
遠以事來聞其富姑試之曰若應罰問幾何曰四百
緡聞公諒不入已問何用曰郡城公館林諾而退越
日送果如數喜且慰曰罰其名也勸其實也勸或不
從託之於罰虞其吝也不圖慷慨如此予事濟矣爰
以錢贖郡購得楊老井曹春義民房一所牆壁歲久
頗傾欵命拆而新之有正廳有旁棟廳前有墀墀前
有迴廊再前有坪坪置側屋周以垣墉其中棹几牀
鋪厨竈器用纖悉具備計費約八百緡半林君捐又
其半自籌庚午四月落成上其事於

雩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百九

記

郡憲魏公 公命刊石並載入縣志其用意蓋深遠
矣抑惟雩之興也自漢潁陰侯始唐宋間巍然東南
大都會後裂其地分建州邑存者僅瘠壤民貧而官
亦困舉事之難如登天軍興以來憔悴更不堪言而
以之迂拙撫之鉅工疊興費煩而民尚樂從邑館
之闕者亦於是乎成况才德什伯於芝因時制宜何
事不濟豈直斯館之增葺是望乎姑記之以俟來者
重修雩都縣學東署碑記 教諭褚賚文

余以同治七年來司鐸是邑拜謁

文廟見其煥然一新而修葺之功尚未圓工詢其居停則

尊經閣與東齋署共在

文廟西南隅基址狹隘可也叢草蔓烟甃石堆積因借寓民房商之局紳孝廉何耐園廩生張彪亭問

文廟中各祠已有慷慨捐修之士釘名在漸次可以竣工均無容議而東齋署則前司鐸熊公鶴樓議未成廼邀請向議之方族謝族各發輸簿為修牆屋計謝方二族復恐經費不敷局紳復勸州同銜國學生蕭君雁門承輸三分之一董其事者太學易閣臣李鯤浦於七年戊辰興工迄十年辛未輸費不足工未成復商局紳暨本城職員嚴茂階勸諭邨族蕭族李族及

雩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百一十

記

各眾戶始克於十月望日可以竣事余竊嘆修葺之難難於經費經費之難難於地方疲敝余甚憫焉又為之喜焉何喜乎爾喜其紳耆殷實諸人尚有前物理學之慕而樂為急公奉義之舉是皆大聖人流澤所感孚也維時襄其事者孝廉洪夢野茂才謝雨卿武庠方應中等共樂輸諸君各分別詳列於碑不敢沒其善亦以告居停之有地而克成熊公未竟之事也是為記

重修雩陽書院記

何戴仁 邑人

雩陽書院舊在邑西門外邑侯左公修品所建也嘉

慶庚申洪水傾圮僅存廢址道光癸未程中丞有創修書院之檄署邑令向侯應桂因牆屋久廢創置維艱於試院隙地增修廬舍以棲生徒此書院所由起也咸豐七年冬粵逆滋擾城陷兵燹之餘蕩為平蕪自是而後諸生幸新脫於鋒鏑擾攘之厄志於學者尚寡蓋觀望而咨嗟太息數年於茲矣邑侯顏公以同治丁卯來蒞茲邑既視事越數月謂民俗之宜變也憫士風之日卑也喟然曰我

國家以文治詔縣皆立書院所以教民之具著於令長民者徃徃困於財用之不足而不敢為或病於簿書

零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百十一

記

之煩劇而不暇為以故教化之原藏修息游之所一聽其敗壞而不葺仍其簡陋而不改大抵然也且考於零先輩之流傳名臣理學照耀史冊而江有何黃之語見於王文成公之所稱蓋皆此縣之秀也豈以今難其人而遂廢其興起之術哉乃捐廉以為之倡集邑之父老而謀之咸以為宜四鄉之聞其議者願輸其費凡為屋左右肄業之所各十二外而東西文場又外為儀門中建講堂立神龕崇祀文昌帝君講堂之上為奎星樓先是文昌宮建於學宮之左地方褊狹而興文祠障其前不能具宮殿制度今徙於是

或者可以妥英靈而惠徵福於神之一顧無復以缺
典是懼豈非兩美之畢萃也哉予嘗謂士先器識而
後文藝致治之道在於化民而化民之道在於造士
粵地廣二百餘里生齒繁而俗多好勝曉以禮義未
嘗不懾服惕息其天性然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
忠信為治者欲綜乎千萬人之眾而使之遷善遠罪
其勢亦多所阻不若取各姓之讀書業儒者課之以
文章諭之以信義俾共明乎廉恥之宜敦禮讓之足
貴其於日用倫常之際既有以革除其乖妄誕慢恣
睢之習而深味乎有子務本子與氏徐行後長之旨

及其成也以一姓之士化一姓之親疎長幼而一姓
安矣以各姓之士化各姓之親疎長幼而各姓安矣
且復以世所稱文昌桂籍之說神座聿新誦讀之餘
咸戒謹恐懼以感發於明神之在望而選舉之事實
興之會悉欣欣然有去故鼎新之念他日拔起諸生
彬彬知名則掇巍科居顯秩必將有傑出之英如王
子安所謂地靈人傑者侯之此舉有關於人才世道
風化之轉移甚鉅雖不僅以區區科目屬望於邑之
人士而科目亦莫不從此有起色焉豈不盛哉書院
向有田租四百餘石兵燹之後實收無幾侯為設法

加增膏火置買店房若干所按月收給悉載志以垂
久遠戴仁雖未知學而竊聞師訓且質性魯鈍無以
感發乎人心噤負深愧而不能無望於方來因舉賢
侯之實心實政所以裨益於零人而零之人受侯之
賜永永無斁之意詳記其顛末云侯名壽芝字香陔
湖北荊州府松滋縣人

城內縣治後昭忠祠記

何戴仁

天下事變之來其端起於微渺其後漸縱肆紛馳如
豺虎之必噬蛇蝎之必螫雖窮鄉僻壤亦如青蠅蚊
蚋之溷噪而不可安而大焉者無論已成豐初年政

零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百十三

記

教就衰盜賊蠱起四鄉頑梗之徒陰為不軌結盟傳
徒蔓延煽惑其初視為疥癬之疾無足為憂當事者
聞之每憚於處分而置之不議不論予時在書院日
與諸生課讀暇痛談時事為扼腕者久之歲咸豐丙
辰吉安失守粵賊聲勢漸猖獗而各處土匪亦大肆
鴟張四月黃老八李鐵皮等勾引大股逆匪直撲縣
城邑侯顧公友仁方在北鄉招集團勇而城已陷適
潮州鎮壽公帶勇過零侯隨同攻剿賊潰走侯與侯
補縣丞許君彤封進剿遂遇害身為長吏而死於疆
場吁可憫也維時前任潘公毓瑞代理斯策招集流

亡整頓軍務與一切善後事宜次年十月旋以潘公
有調署甯都之役而部選楊公毓藻至當是時賊氛
猶未肅清而四鄉紳士帶勇為守禦計突於是年十
二月初一日賊眾十餘萬大舉入寇官紳居民閉城
死守勢不能支至十三日城破邑侯楊公罵賊不屈
而死全家盡節訓導蔣公崑典史許公恩培把總徐
公榮陞外委劉公景榮與前任顧公之兄同在城督
勇巷戰而亡家眷均殉難在局紳士拔貢生蕭斐委
署樂安教諭管遇春廩生朱戴梯王允祥周育萬生
員易遇堃州同李朝侃監生鄧鳳翔從九溫黼章軍
功朱敬先張標等俱受毒刑而死監生劉顯勝自焚
死生員黃翼鵬全家投水死生員邱樹森自縊死他
如烈婦管宗銑之妻孫氏罵賊不屈自刎其腹死此
外如崙嶺貢生張鵬舉北鄉武生謝茂華奮不顧身
力戰陣亡男婦丁口萬餘悉受屠戮吁嗟乎萬戶丹
心一城碧血日月為之晦蝕山河為之改容自有雩
都以來未有如此之慘者也或者曰圍練數年兩次
失守皆由辦理之不善人心之不一予則以為非是
蓋可得而盡者人事也不可得而必者氣數也雩以
一邑之生靈遭此毒害雖曰一死不足塞責而較之

雩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百十四

記

望風披靡棄城而遁者已大相逕庭矣洪維我

朝愛民念切詔天下死節者立昭忠祠所以慰忠魂恤
義憤也祠經始於同治元年勸捐創建木料畧具三
年又為賊毀六年祥營統領劉公勝祥樂輸洋邊四
百員書院考棚提經費一百串以終其事前任潘公
毓瑞捐錢九十串以為每年燒紙費顏公壽芝籌款
一百二十串為每年祭祀費皆義舉也不可以不書

崧嶺昭忠祠記

知縣 顏壽芝

雩都縣南九十里有山曰崧嶺襲雲騎尉六品藍翎
候選教諭張君溟池死節處也雩都地當衝要屢被

雩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百十五

記

賊陷前知縣事顧公友仁楊公毓藻先後死之巨寇
既平 朝廷賜卹廕予祠祀凡殉難士民雖微必錄
甚盛典也余以同治五年來宰是邑諸廢墜者以次
修舉廼建昭忠祠奉顧楊二公其中而以邑紳民之
死事者附焉張君溟池既得列位其次矣其弟彪亭
學博又為立祠於崧嶺置祭產以奉歲時因崧嶺人
之思慕不忘也祠成請為文記之余之作縣志也邑
人士已為溟池立傳敘其生平及聞彪亭言而知其
節烈尤世所罕覩者也贛州雄峙上游捍蔽閩越崧
嶺實界贛縣信豐安遠之間賊踞信安旁掠雩邑崧

嶺在所必經張氏世居其地溟池素以信義服其鄉人以為廬墓皆在宜扼險自衛因出家資為戰守具眾咸踊躍從之故賊之狼奔豕突而一隅之地數年間得恃以為固者君之力也咸豐六年四月賊間道攻雩都溟池率眾赴援未至而城陷卒力戰卻賊以復縣城其後賊踞小空攻崱嶺又拒郃之賊數擾安遠信豐甯都至崱嶺輒被擊退前後殺賊目甚眾賊銜之刺骨乃由韓坊攻小空破牛嶺馬嶺復攻崱嶺溟池督厲鄉勇力戰良久賊大股四面圍撲眾寡不敵遂被擒罵賊不少屈賊怒解其肢體剗其腹而實以油執火炷之置木板上棄諸河流此七年三月二十日事也越十餘日嗣孤來仇得其首河側面如生君之死為甚酷而其事邑人士無不能詳言之者嗚呼方粵寇之起也大江左右蹂躪殆遍溟池以一介書生團練殺賊毀家捐軀亦烈丈夫哉吾嘗聞溟池居其鄉賑貧乏解爭訟見義必為陰行其善殆所謂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者歟况禦灾捍患其義烈尤不可泯磨者乎因為之記

崱嶺昭忠祠記

何戴仁

咸豐七年春雩之崱嶺候選教諭恩貢生張君鵬

舉督帶團勇殺賊死節事聞奉

旨勅建昭忠祠以雲騎尉蔭其子世襲罔替團勇陣亡者
卹賞銀兩有差同治九年冬祠成君之族弟炳經理
其事而屬予為之記予以為死生之變人生之大事
而氣節所在固立身行己之大閑本乎天性而不可
以絲毫強者也峇嶺地界居萬山中毘連信豐安遠
當是時粵匪大股攻破城池蹂躪鄉村忠臣義士捐
軀效死者所在多有張君激昂慷慨日夕憂愁為地
方未雨綢繆計隨同官兵堵剿屢立戰功迨賊氛漸
近君嘗怒髮衝冠曰事勢至此安得株守家中之錢

雲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百十七

記

穀為於是毀家紓難而遠近之壯有力者皆願聽調
遣未幾而信豐之賊大舉入寇君聞之曰事急矣大
丈夫殺賊立功正在此日方臨陣親自引火放炮言
死直前遂及禍焉噫嘻山谷之間旗靡輒亂天地磔
裂日月晦蝕頃刻間大肆焚掠迨退遍尋屍身碎裂
拋棄河流僅得首領捧歸安葬余聞張君之為人天
性鯁直嫉惡如仇每讀史至忠義傳如文文山岳武
穆者公輒痛哭流涕深慕其為人如檜賊曾瞞則奮
髯怒目以指甲爬破其名字而猶若有餘恨司馬子
長之言曰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

君以桑梓之故而不計利害不計成敗惟激於忠義奮不顧身假使握篆符為國家寄百里之任其英風壯氣又當何如悲哉悲哉其事至慘其性甚烈而其志亦甚可哀也已祠建於崙嶺村之豐樂墟凡為屋二進左右各二間上安張君神主而同事之陣亡者皆附於其側記有之凡有功德於民者則祀之迄今事過境遷入崙嶺而憑弔者猶得聞其鄉之人哀其忠慕其義尸而祝之社而祀之登斯堂者屏營太息猶覺凜凜乎有生氣也於是序次其畧而為之記

北鄉青塘昭忠祠記

何戴仁

零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百十八

記

天下治亂之故在乎人心而人心之從違恒視乎安危以為準若夫蹂躪我邊疆騷擾我廬舍雖鄉曲之愚夫愚婦莫不痛心疾首攘臂前馳思欲殲厥渠魁滅此朝食而甘心焉所謂眾心成城眾怒難犯者此類是也青塘處零之上游與甯都接壤咸豐三年癸丑各處土匪蠱起傳徒結黨勢漸猖獗是歲七月十九日聚黨於我村水口外聲言欲破甯都路過青塘兵臨境上如春秋時晉人假道於虞之計時甯都州刺史喬帶勇合剿不甚振作旋回州城余於其時孤軍血戰相持月餘初被該逆沉滅屍首九人後相繼

而陷陣者數十人至九月間奮力驅除方解散咸豐
七年二月甯都州失守余奉 道憲汪札委克復州
城會同興國各處兵勇長馳直入多所斬獲可稱全
勝十一月大股賊復至圍城署州事潘公毓瑞書來
告急旋即督帶壯勇二千餘人自備口糧赴甯救援
初與該匪交鋒於甯都之西郊外大戰七八日頗稱
勝仗至十六日酉刻兩軍相持賊前後圍繞我軍失
利陣亡者數十人後復努力痛剿至二十六日方潰
散由廣昌一路而去嗟嗟為地方而捐軀因喪亂而
殞命雖曰義之所在而身首異處九原之下罔不抱

甯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百十九

記

恨昔者王文成公巡撫南贛進剿瀝頭桶岡諸賊陣
亡者皆為文親行祭奠同治九年奉

旨給發卹銀每名五兩並准 勅建昭忠祠以慰忠魂於
是新買地基於青塘墟之上街八月既望祠成用費
四百餘金是役也不科殷實戶不派公帑皆仰體我
皇上垂憐忠義至意自是而後俎豆垂芳名堪千古予竊
惟人生天地間慨百年於露電嗟生死於醉夢而貪
夫徇財烈士徇名仗義舍生於此可慰并以是告世
居斯土者飲水思源以無忘殺賊者之功德慎毋謂
愚民殉難無足重輕庶足以長享昇平之福也是為

記

修城記

知縣陳翔墀

事有慮患在數年以前千里之外繼事者藉其深思
 周畫幸享安全固津津喜述先事之功不幸智窮力
 竭卒罹希有之患既痛悼身受者之慘裂猶愀然悲
 前人莫遂之心山右潘君毓瑞以名進士出宰西江
 道光二十七年來宰零都政平訟息動合輿情咸豐
 二年聞髮匪逸出楚南慮有入江之患顧城垣自嘉
 慶五年修後頗多崩圯因謀完治時則有在籍候選
 訓導五品

零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百二十

記

誥職管遇春感君之意捐貲先修五門三年夏君捐
 廉千兩委教諭袁君東蔚訓導蔣君崑典史謝紹鈞
 舉人何戴仁洪霖候選州同蕭謨增生易鉉監生劉
 名崇等四鄉勸諭紳民合樂捐銀萬六千有餘詠吉
 興工委典史及外委羅福興晨夕督理君亦不時省
 驗勿亟申戒趨功子來四年冬歲役基益厚而樓增
 高化化依山臨水為閩粵通衢之堅城矣費銀萬七
 千五百兩上其事於大府咨部奏請得

旨叙功知縣晉兩階教諭訓導典史何戴仁洪霖管遇春
 蕭謨浙江試用主簿管宗堃各晉一階外委以把總

拔補管遇春捐銀四千三百兩更進五階蕭謨捐銀二百兩紀錄一次捐銀三百兩增生王錦章等八名予八品頂戴捐銀二百兩附生劉經郡等四十八名予九品頂戴劉經郡易鉢易遇堃劉名崇易鉉楊明德叙勞各晉一階廩生宋爾莊等八名叙勞予九品頂戴是舉也沐

皇仁勤吏職因地利集人和所冀三百里幅員永奠萬千年烽燧無驚乃四年春君解篆去雩六年夏股匪突至眾志未齊賊據城蹂躪鄉村席卷而颺七年冬賊又至眾登陴拒守協力同心數月而外援不赴賊穴

雩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百二十一

記

西門地轟塌城幾丈蜂擁瘞齧知縣事楊公毓藻遇害屠洗為空四出焚掠八年春始竄甯都嗚呼此誠潘君之所豫憂而未忍料其禍酷至是者也或疑君未離雩雩可無恙吁難言也夫一材一器成毀具有定期豈雲堞金墉朱門白屋其墮壞盡偶然哉二三年之修城人事也六七年之城毀天運也同治九年冬予承乏茲邑巡視城垣雖今昔頓殊其往迹究為雩人所不容沒也十年夏奉檄重修邑志因舉潘君修完之事所未筆諸簡者為記以補之若夫創建遷移與周廻形勢則舊志詳之矣茲不贅

補遺

李迪功忠義祠碑記

南京國子監祭酒 吳節

李復原雩都人其先西平忠武王之後因時逐姓由袁吉徙贛父尚謙以學行聞復原自幼謙恭嗜學有司舉為邑庠生洪武壬申貢入太學甲戌授廣西潯州平南主簿平南古要荒地與夷徭為鄰民被騷擾者動輒逋竄復原據誠誓心揭榜招撫聞者來歸三百餘家躬督耕稼開墾荒田二百餘頃凡遠年租稅悉皆輸足於要害之處誅首惡一十三人餘黨四百皆謫戍遠方風聲振舉政化大行尋陞本縣丞壬午鄰寇蜂起劫掠村坊居民號泣盈道訴於雩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百廿二

記

宰宰猶豫不決復原曰食君之祿當恤君之赤子豈忍坐視即慨然以拒賊自任選邑人之勇者曰馮伯先曰馮柴為二夫長招集民壯數千人與賊戰於縣東北蛇黃岡躍馬直前摧鋒突陣斬首數十級自卯至酉屢戰屢勝勢如破竹賊披靡奔潰奈渠魁未剪次日復集烏合之眾來戰復原陷入賊陣中藥矢墜馬罵賊至死莫知所在賊退但見所乘之馬自歸酸嘶不已家人驚惶莫知所為眾乃率馬前行步而隨之果至其所得屍以歸面色如生邑人感慕思念立祠於本邑之東祀之景泰初有司援例定立祀典匾其祠曰李迪功忠義祠春秋奠享焉史官曰周禮有

事政民之舉又曰以死勤事則祀之能禦災捍患則祀之
李迪功以邊邑丞不肯鄙夷其民於平居無事訓集勞來
以安其生及鄰賊來攻則倡率其勇敢戮力決戰以保其
境土心存大事奮不顧身中毒矢而死可謂有功於民以
死勤事能禦災捍患者矣故民思其德不置建其祠祀之
不亦宜乎吁世之鸞棲下邑食祿無聞者不少視李迪功
之直節勁氣與宇宙相悠久者其賢否何如耶姑傳其事
俟採古今人物者有考焉隆慶元年丁卯十一月望日知
雩都縣事俞獻可立碑藏西一坊李氏祠內
國朝雍正六年奉

雩都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百廿三

記

旨重旌忠義建祠本邑學宮歲春秋教諭釋奠致祭

